





異稱日本傳中之二引用書目
 兩朝平攘錄今按中引東鑑續古事談等

八
 月
 二
 日



兩朝平攘錄卷之四

日本故倭奴國也通鑑前編以為吳亡子孫入海為倭故倭
目云吳泰伯後墨談以倭國有徐福祠謂為福後故中國呼
倭為徐倭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于甬句東數言
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
秦國但屬之倭耳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
寇亦不一開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學伏法開元雍熙間遣
人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
惡倭名始更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厓儋耳相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濬 校

日本上



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小者百里大者總之極大者三十六
 州州各有主以州統郡然皆屬於日本其地分五畿七道東西
 長南北短西南至海東北隔大山北曰拘邪韓七千里曰對
東南陸五百里曰尹都即其人兇狡無信性貪譎輕生好殺
關東也西即與閩折相望人佩一短刀黔面文身頭盡去髮惟頂上稍留趾如中國人
 而草屨多圓僅蔽足指根不著地以便跳躍其男女服染青
 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
 髮跣足拔眉黛額男女治容者黑其齒中土人至者擇婦女
 數人各携食稠就之名曰度種臥未定視男欲與者何人餘
 各抱稠逸去其相會以蹲坐為禮道遇尊長脫履而過其俗
 信巫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
 神誠禱即愈其飲食常用磁漆器尊敬用土器有匙筋否則

手兵行人自舉火不與儕同飯以糯米鷄鴨去頭尾火燎
 去毛即啖之血流以為鮮美牛羊肉生斫碎之少加蓼屬即
 食性多嗜酒亦喜啜茶習佛經者頗知漢字其用兵善埋伏
 數遠出我軍後兩面夾攻每以寡勝衆劫營壘華人輒墮其
 術其未戰也團結分散三三五五一人揮扇伏者四起謂之
 蝴蝶陣然長於步戰怯於水鬪精於刀法烏銃而疎於鎗弓
 刀長五尺餘用雙刀則及丈餘地又加手舞六尺開鋒凡一
 丈八尺舞動則上下四旁盡白不見其人烏銃用實銅鑄成
 以利錐研成孔極光潤不用木柄緊繫於臂實藥加丸隨發
 隨至且無聲人不及避倭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弦立而發
 矢矢以海蘆為幹以鐵為鏃鏃潤二寸為燕尾重二三兩近身
 乃發無不中者中則人立倒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

短袴輕捷如飛頭領間御鎖子甲尤精堅稍長一丈八尺餘製亦二繳大舟櫓三十六枝又次一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舟矣其國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鬪倭人入寇多募其人有白番鬼黑番鬼即古崑崙奴面深黑善鬪忘死倭之取勝大率此為前茅凡行師倭中野島人先之中國通逃又次之凡住兵處率開四壁令前後相望以謹禍患其國主以王為姓歷世不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每元旦國王率一大臣謁天王他時不相接其受國事掌兵馬皆國王與關白主之其巨族平原橘藤更替竊據為雄長專國政天王子娶于其族關白子又娶諸大臣家其刑法無笞杖犯罪不論輕重即時殺之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關白倭之大頭領即漢大將軍宰相即此是也其沿革漢以前稱尊後改稱皇初皇

居日向築紫宮後徙山城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迺來天文天皇傳永祿天皇嘉靖三十九年彼國號天正元年所屬五畿七道六十六州三島共統五百八十九郡郡守曰地都

今按徐福祠事見上卷通鑑前編日本為泰伯之後墨談亦為徐福之後諸葛氏俱以為非此實得事之正矣仁山撰通鑑前編者國語寡人達王于甬句東數言吳語曰吳敗越王告吳王曰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也夫差辭遂自殺觀此則吳王終不居洲也天正王指正親町天皇國王蓋謂將軍家其刑法無笞杖古者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與唐無異出名例律今也無笞杖關白倭之太

頭領卽漢大將軍宰相元慶四年十一月八日詔右大臣
正二位藤原朝臣基經後諡昭宣公爲關白此我朝關白之元
始也見河海抄百寮訓要抄等書萬機巨細皆先關白于
其人然後奏御天子之意取漢霍光故事亦稱博陸侯
天文天皇指後奈良天皇永祿天皇指後栢原天皇郡守
日地都都當作頭聲訛東鑑曰文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因幡前司大江廣元謂源賴朝曰世及澆季爲惡者多叛
亂罔極東海道已爲柳管則無慮矣禍益起於它方乎欲
治之每發東兵則人煩國費也今義經等謀及天下騷動
乘此時奏國衙庄園各置守護地頭坐定亂則可也賴朝
大悅奏自稱諸國平均檢追捕使處處置守護地頭充兵
糧段別五升至是國司領家所有之地日削權亦漸輕萬

民愁新續古事談曰地頭名義難會一中華書曰四方兵
起乃討之催責國郡兵食號曰地頭錢此合今地頭之義
偶觀此文設此名乎亦童謡之所稱乎甚可怪矣
五畿卽京洛五州統五十三郡

山城 大和 河內 和泉 攝津

東海道卽關東十四州統一百十六郡伊勢州設大將軍鎮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音裴相摩 武藏 安房 上摠 下摠

常陸

東山道八州統一百一十一郡陸奥設大將軍鎮守

近江 美濃 信濃 飛驒 上野 下野 出羽

陸奥出金

陸奥出金

北陸道 七州統三十郡 近月氏若佐設大將軍鎮守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佐渡

山陰道 九州統五十二郡 出雲設大將軍鎮守

丹波 出木 丹後 出丹 但馬 銀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丹波

山陽道 八州統六十九郡 在京畿正南 周防設大將軍鎮守

攝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南海道 六州統四十八郡 在海南 阿波設大將軍鎮守

伊紀 炎路 阿波 出銅 讚岐 伊豫 土佐

西海道 九州統九十三郡 乃浙海埠 豐後設大將軍鎮守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沿海黑沙煎出鐵 又出花布

三島 統六 伊岐島 即一 對馬島 多熱島 與高麗近

山城州 爲畿內 重地 東有日野寺 極高乃 每相往來

山如龍虎 拱鎮國畿 又有日春大寺 高二十丈 銅佛一尊 高

十六丈七道 周圍山城 各設大將一員 鎮守京畿 居中惟西

海道 近瀨江山 少止養久山 居海中 方圓二百餘里 竹中叢

茂多茶筍 又出多羅木 有地都守之 各道犯死罪 矜免者 發

彼官賣 拘留截木 獻板非銀 贖身老死 不可離也

今按日野寺 謂日野法界寺 日野 三位藤原資業 建之 安

藥師佛 此像者 傳教大師 所造 極高 乃日升處 蓋此寺 東

南有朝日山 訛云之 高野山 寺在紀伊國伊都郡 齋都西

南四面高嶺 有平原幽地名曰高野 弘法大師 奏建金剛

峯寺日春當作春日大寺謂東大寺在春日側故訛日日
春大寺高二十丈銅佛高十六丈詳見大佛殿前板文載
在朝野羣載東大寺要錄養久山掖玖嶋也宜參考上卷
引通典今按

其強盜証明卽命戮無牢獄鞭撻竊盜計贓倍酬不數者沒
妻孥犯死求獲迺入寺則罷擒若遂削髮終身不究畏佛法
過國法也射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愿闕統闕弓以贏錢名
曰賭博開場者斬首家私沒官對賭者斬右手不然重罰僧
道宿娼還俗姦良家婦女獲之卽戮在京文武品官以坐席
分大小一品官九層二品八層最下一層官行用轎馬前列
長大勇卒一員披髮手執偃月刀引導官住不行卒皆蹲踞
官行衆起部民皆蹲踞整點人馬吹海螺爲令無鼓進金退

之則婚姻亦用媒媒名乃隔達知聘用茶食布疋猪羊娶時
拉塔過門與女同行以轎馬貧令從者背負婦先跨火入門
見公姑無拜跪止合掌鞠躬禮畢通宵歡飲女無粧奩止有
從嫁娶曰搖密本草兮嫁曰木哥獨里其產育男女初必密
請一友認爲義父子年十五以上親父厚禮甚至一百金送子歸
義父家斷髮魁頭義父倍禮并子送歸由此兩爲至戚若生
女其義父樣髮禮亦如之官家子姓皆以銹鐵水浸楷子末
漆牙與民間以黑白分貴賤女子不分良賤漆牙始嫁初喪
不飲酒食肉服裝白置一龕令亡人合掌坐於內外紙糊縫
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又白布盤繞親友誦龕而吊殯
舉孝子自擡龕止一子塔錫代之令一義男爲從殯至坎取
先設竹城置龕其中容換草屨入參僧唱經畢孝子各執長

竿火焚龕并竹城等三日三夜以為至孝將灰骨和泥送寺
 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不歸貧無力焚即於竹城內埋之挈
 家澡滌色衣而歸以取吉利通國無卓小卓止供讀書寫字
 奉客飯大木碗大盛食將半又添其尖以為敬官長宴將殘
 必令女使奉酒始為至敬宮室不用瓦板蓋加油灰敞又蓋
 之板高疊為故家墻壁皆木板為心外粉泥灰貧結草苫為
 壁地鋪白沙以為潔麗雖皇宮上不蓋瓦下不砌磚本國泥
 土不膠無磚瓦匠也國無欽天監大明曆日從大隅豐前後
 薩摩州得之琉球以資選擇

今按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此非定事後世佛法盛
 故書經名寫佛名也上古無此事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
 不歸傳聞之訛也又上古無火葬佛法西來自文武天皇

時有之詳見續日本紀雖皇宮不蓋瓦云無磚瓦匠也
 此亦訛也泥土能膠亦有磚瓦匪然本朝舊制皇宮用檜
 皮管佛寺用瓦故神事忌言佛寺曰瓦管出延曆儀式帳
 延喜式等書國無欽天監亦非也觀職負令延喜式古者
 有陰陽寮掌天文曆數事今猶有司參考諸曆作曆不用
 大明曆日

其嗜好華物云
 今按云云以下文見武備志圖書編故略之

其倭刀
 非獨用剛生鐵久鑄煉成復毀朝煉煨暮濕泥如此自二十
 日工成亦可吹毛削鐵富倭不法工價制之延高師學法會
 者所操不過下等戰必善運刀者在衝擊可畏然有限也
中國不如望輒畏避擒獲倭刀亦莫辨高

下豈知大小長短
不同立名亦異

日本稱王者自原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恐即藤氏也其姓不

今按原氏當作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恐即藤氏也此義皆非也宜參考武備志今按

隆慶初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據要路競為淫虐道路側目原賴朝以兵衛佐寬伊豆州遂與其黨起兵據關東以誅清盛為名因乘勝席卷逐平氏平氏仍據筑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殺

今按隆慶明穆宗年號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時平清盛後白河一條六條高倉安德天皇六代人前隆慶殆四百年謂隆慶初者非也清盛任太政大臣子任內大臣兄弟

衆子居顯職濟濟一門采邑三十餘州蔑上放同僚其惡無狀原賴朝原當作源

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為關白信長雄鷲能御下而秀吉為之義子秀吉幼微賤不知父所出其母為人婢得娠生欲棄之有異徵不果棄及長勇力躡捷不事生業初以取魚醉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欲殺之復以吉舌辨留之養焉名木下人秀吉善上高樹人呼為猴精信長每獲之出兵無不勝者因大寵愛賜之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恃功大勢盛遂弑國王自篡立秀吉以信長其戚賞已輕多怨諸將長知之恐其叛已因加獎田地令為攝津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吉統兵掩殺之已而信長又為部將明智所弑秀吉方攻阿奇支聞變遂與部將

行長等乘勝舉義兵誅明智此萬曆十四年事也

今按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為關白皆非也信長時將軍

源氏也信長其先出自平清盛任右大臣秀吉父事見德

慈錄今按名木下人非也木下秀吉舊氏非此義弒國王

自篡立非也征夷大將軍源義輝為其臣三好長慶所弒

平信長討三好氏立義輝弟義昭為征夷大將軍義昭不

肯故廢義昭自立攝津鎮守大將見武備志今按阿奇支

明智非二人明智和訓阿奇支訛為二人明智日向守光

秀弒信長秀吉舉義兵誅明智氏也此萬曆十四年事訛

實萬曆十年也

信長雖死有三子皆長成秀吉皆廢之而自立信長太子名

御茶銚以罪逆居遠島惟留其第三子在國任事秀吉既篡

位乃以關白與其養子孫七郎名見吉秀吉先無子養為己子及二十一年七月十日生

一子即逐孫七郎出守關東後二十四年又聽讒以謀反誅而以弟美濃為大將未久秀

為其後盡收其家財於是益治兵眾征服諸州至萬曆十七年兼并六

十六州皆為臣僕矣秀吉法令嚴緝釘殺戮無所不用兵

行有進無退即遇湯火不許回盼回頭者子塔亦斬故所向

無敵始征關東用馬十二疋載金在上前做一紙人捧金一

錠令日用必攻殺賞以馬上之金又多以金行間以殺立威

云

今按信長太子名御茶銚信長第一之子信忠任秋田城

介第二之子信雄小字御茶筥任內大臣為秀吉流于出

羽國秋田其後歸京第三之子信孝小字三七天正十一

年於尾張國野間內海卒年二十六見吉當在秀次

原號三好孫七郎秀吉之甥也後以為養子在關白即逐孫七郎出守關東非也弟美濃美濃守秀長也

薩摩一州先以金買其頭目及老王義久信服止有一女即取為質知其四弟能戰即毒殺之知其三弟欲反遂命老王取其首級其一弟名武庫命往朝鮮即將田地丈量起稅以京倭糧之至於肥前肥後又中國安藝王皆有大功俱奪其城邑有不服者計劃耳二十四馬載回誅戮殆盡又大國名尚島者亦降之所奪各州必質其子弟皆威計所逼非心服也然秀吉多智略剛果有斷能存以恩威又善用兵故能混一諸島惟性淫嗜殺見京都富民妻媚奪而為妾聞豐後上之妻甚美命載入京都其妻守義不至即命其王往朝鮮以他故殺之有一婢入寺遲回疑其有奸將和尚人眾五十三

人盡行綁釘在市有張網者悞羅其鷹將張網及左右看者二十四人俱殺初時丈量田地有守園人說此半畝是我自力新開為園遂惱其大膽出語將母妻弟婦行吊死既吞各島遂盟移心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為文祿元年天正王幼子即位欺其孤弱視若贅疣公卿有勢力者逼為己用使之孤立無助至丙戌年改山城為大閣日本國王舊居山城稱馬臺而于大界護屋島昔為荒蕪秀吉始開闢等處蓋築城池四座名眾快樂院每城周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潤二十餘丈內造宮殿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選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於內每夜常東西遊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國城外又設立二關東名相坂關西名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艘歲二月悉越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歲至五十而止善機詐

者老亦用之秀吉恃已富強侵掠朝貢各夷如琉球呂宋南
蠻佛郎機暹羅皆逼令奉貢往日本生理且其慘酷暴虐殺
害諸州奪其都邑質其子女恐各島生變又已之子方在乳
抱故疑忌者盡發從征如薩摩州君義弘即老王義久弟也孫七郎
子興哥孫七郎以謀反同隨從七十二人俱殺死皆往朝鮮是也萬曆十七年三
月關白差和尚到琉球說令奉朔獻地又餽送本國長史鄭
迴迴原籍福建長樂縣在欽賜二十六姓之時國王尚內迴曾至京師遊南雍國學歷官至長史永新逝世子尚寧監國人疑懼迴以倭情多變詐勸世子
力辭不受金差一和尚往報關白聞琉球佛國未敢動乃厚
賂和尚善說世子

今按義久嶋津貴久之嫡子忠久十二世之孫為薩摩守
謂王者非也下文安藝王豐後王亦然遂命老王取其首

級南浦文集曰歲久當西征之時有痿癈之疾有謗者以
為非其疾秀吉信之令細川幽齋書之蓋謂此事其一弟
名武庫命往朝鮮南浦文集曰義久依無世子讓守護職
於舍弟兵庫頭義弘義弘與其子忠恒後改名久從朝鮮軍
即將田地丈量起稅謂秀吉檢地也中國安藝王謂安藝
毛利家也王字非也尚島蓋指琉球國王多以前字為名
故訛為尚島聞豐後王之妻甚美云殺之此蓋言大友
義統事而誤初李如松攻平壤行長遣使于義統等曰明
兵二十萬近日將攻我平壤慎勿怠而來救之義統素性
怯弱無意于救之且聞明兵二十萬之語恐日大兵如此
矣行長決而不生義統顛沛逃歸于王城增田石田大谷
等馳書告之秀吉大怒曰此非勇士之素意而日本之瑕

瑾也我欲列義統首而以世家宥其死終沒其國天正三十九年王當作正九字衍天正王幼子謂後陽成天皇丙戌年天正十四年改山城爲大關訛也山城國名大關關白父也秀吉讓關白于秀次自稱大關居山城國伏見里故訛昔爲荒蕪秀吉始開關謂名護屋事名護屋在肥前國松浦郡此地爲波多三河守之所領秀吉就之造宮殿設立二關東名相坂關西名赤門關相坂關在山城近江界赤門關門當作間赤間關在長門國二關自古有之非秀吉始立之孫七郎往朝鮮非也孫七郎居京不往朝鮮後爲秀吉遭害與哥事見引武備志今按差和尚到琉球和尚桃菴也見引世法錄今按

時關白併吞列國惟關東未下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八集

將令率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命肥前守造船又令列國築城於肥前一岐對馬三處以爲渡唐館驛又召舊時汪五峯黨問之荅曰大唐執五峯時五等三百餘人自南京劫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軍而歸唐畏日本如虎欲取如及掌關白喜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吾帝大唐矣惟恐水兵嚴密日本只畏中國水兵不能勾履唐地乃命對馬太守扮作商人至高麗觀地形太守回報麗國退兵二十里以候日本兵其國不服者多只一縣與對馬相近者來之意即金山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也後朝鮮奏中年對馬島守宗義調遣伊男義智來浦口稱有警急及訪刷還人口又云宗義調稱病不主己務爲平義智所代宗平異姓却冒認父子想義智係秀吉姓親集二月復差和尚往國奪島助逆故詐稱義調遣行恐動之謀

朝鮮稱關白利害朝鮮驚懼即令大頭目十人接關白安

挿為質五月高麗貢驢至日本關白亦以囑琉球之貢囑之
賜金四百兩此朝鮮貢關白之始七月關東蟻境塲佛狼機貢倭于大
明國天地圖各一幅犬一對馬一對絲段香寶五萬餘金十
一月關白弟死十二月關白強占豐後王妻為妾時關白破
關東後入寇意已決

今按萬曆十八年當日本天正十八年集眾將令率兵十
萬征東以五畿南海山陰山陽北陸及近江美濃伊賀三
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伊勢尾張兵二十六萬征小田原
北條也宗平異姓非也平姓宗氏也高麗貢驢此時所貢
土宜甚多貢驢惟舉一物朝鮮征伐記曰朝鮮國王李昭
奉書日本國王殿下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
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湮晦使臣

行李有淹滯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貴价遣
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往隣好出
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庶幾笑留餘順序珍
畜不宜萬曆十八年三月日朝鮮國李昭別幅良馬貳疋
大鷹子十五蓮鞍子二面諸緣具黑麻布三十疋白綿細
五十疋青斜皮十張人參一百斤豹皮二十張虎皮二十
五張彩花席十疋紅綿細十疋清蜜十一碩豹皮心兒虎
皮邊海松子陸碩獬皮裏阿多介一座以屬琉球之言屬
之答琉球國主書曰玉章披閱再三薰讀如同殿閣聽芳
言抑本朝六十餘州撫兆民施慈惠而既歸掌握也頃又
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素望也茲先得
貴國使節遠方奇物而頗以歡悅矣凡物以遠為珍以

罕見為奇者夫是謂乎自今以往其地雖隔千里深執交
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餘蘊分付天龍寺桃
菴東堂塢津義久傳說也恐惶不宜天正十八年龍集庚
寅仲春二十八日關白琉球國王大高檀紙書之答朝鮮
國王書與此亦別然欲入中國施政化之語意頗同故曰
以屬琉球之言囑之答朝鮮書見懲忠錄今按

適有大國名尚島者其子受間金遂殺父來降關白自為天
授令州廣造兵船聲言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為
嚮道入福廣浙直者令唐人為嚮道又差人賜琉球勿貢大
明致漏事機時有福建同安船商陳申寓琉球因與鄭迥商
議乘本國進貢請封之便備將關白情由奉報陳申搭船回
面稟巡撫趙參魯以聞此萬曆十九年四月也又江右人許

儀俊在薩摩州行醫亦令同鄉朱均旺備錄關白奸謀奔告
福建軍門張奏報朝廷下兵部移咨朝鮮王朝朝鮮止深辨嚮
導之証亦不直陳寇患故朝廷不以為事惟責沿海由嚴戍
守而已至九月初七日關白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一萬大將
六員到高麗取齊侵唐并起各鎮兵共五十餘萬限來年壬
辰春起程自已三月初一開船而薩摩君尊我大明關白少
知之命薩摩君之弟武庫領兵薩摩相幸侃亦素敬大明意
欲抽兵密迓呂宋淡水等處旁觀成敗機露事不諧卒與武
庫同行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通行列國各辦三年之糧先征
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麗地耕種以為敵唐之基若得大唐
一縣是吾日本之名得矣唐之天下在吾袖內也又令列國
兵至高麗岸則破釜焚舟不許掠人取財日取高麗後築

城凡倭攻城隨近隨築土塞逼圍之故於不許火傷刻拾
取一芥臨陣不許一人回頭遇山則山遇水則水遇窄則落
陷窄不許開口停足進前死者留其後退後者不論王侯將
軍斬首族滅十二月又下令西海道九國為先鋒即薩摩肥
善戰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應之罄國而行父子兄弟不
許一人留家於是數國人皆生疑變曰此舉非征大唐乃襲
我等之後滅吾族耳各密議欲反又舊年七月喪子並無弟
兄又豐後有奪妻之怨故不親行

今按萬曆十九年當日本天正十九年七月喪子並無弟
兄四月秀吉妾淺井氏生男名棄此年秀吉兄秀長薨子
棄亦至秋死秀吉甚哀惜以為性傷乎數過竹院得半日
閑登東福寺妙雲閣忽催入朝鮮之恩秀吉征朝鮮分遣

不親行者恐日本之禍起也謂奪妻之怨者甚非也

及壬辰正月止分遣八將入寇朝鮮八道豐臣輝元慶尚道
豐臣景隆全羅道豐臣家政忠清道豐臣勝隆及元親遣京
畿道鎮護城中者豐臣秀家也豐臣吉成江原道豐臣家治
黃海道豐臣清正永安道行長義智平安道分派後又內選
三酋為太師三酋者命攝津州前司小西地秘書少監豐臣
姓行長名傍將對馬州前司宗地拾遺侍中豐臣義智為先
鋒統領倭兵十萬人犯朝鮮恐二酋不勝復遣加藤主計頭
平清正統兵同行自二月渡海從釜山而入朝鮮朝鮮古箕
子封國武王始封箕子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肅謹成風秦
屬遼東外徼漢皆郡縣五鳳元年有蘓伐公者得大卵於蘿
林有嬰兒剖卵而出長有聖德六村異之立為西子時

關英氏又神龍見於井右脅生女亦有聖德人呼曰與高
句麗百濟鼎據而王三韓至唐高宗時新羅取二氏而盡有
其地傳五十五世降於高麗王建後梁貞明六年三氏三十二世王
顯無道國相李仁人弑之立禰立昌辛氏非王氏皆廢國人謀立
定國君王瑤末一年門下侍郎李成桂廢瑤自立時洪武二
十五年也始改國號朝鮮國王姓李奉朝貢甚謹其國北隣
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至京師三千
五百里在遼東之東南三面濱海東獨清澹正與日本遙對
止隔一海而金山者朝鮮之海口也日本薩摩州與浙江相
對馬島與朝鮮相對馬
島至金山約五百里風順一日可到對馬島至一岐島六百
里一岐島至護屋島九百里餘里護屋即關白擁大兵處風
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至天津八日至金山麗民向與
倭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倭戶又曰麗倭朝

鮮國王李昫在位日久政務廢弛邪臣柳承寵李德馨等設
佞逢合忠直見疎且國中久不被兵民不習戰聞倭兵猝入
君臣束手百姓逃奔山谷守土者望風迎降以故二酋不兩
月破朝鮮三道朝鮮凡八道

- 京畿道即漢陽城居中 江原道在東 咸鏡道
- 平安道即平壤城二道俱在北 黃海道 忠清道二道在西
- 慶尚道在海東南 全羅道在海西南

時平安黃海忠清已破慶尚全羅危在且夕國王北奔義州
去鴨綠二酋遂入王京王子國母盡為所執李昫正妃無子不遠太子臨海君璋次子光海君瑋

今按壬辰明萬曆二十年當日本文祿元年豐臣輝元毛
利右馬頭景隆當作隆景小早川左衛門佐家政蜂須賀

阿波守勝隆訛大谷刑部少輔吉隆與元親長曾我部土
佐守秀家浮田中納言吉成訛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與家
治訛脇坂中務少輔安治與朝鮮凡八道潛確類書曰朝
鮮其國東西南三面瀕海西北抵鴨綠江北則女直東西
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本歲西
曰黃海古朝鮮馬南曰全羅本下東南曰慶尚乃振西南
曰忠清皆古馬東北曰咸境本高句西北曰平安本朝鮮
分統郡四府三十州五十縣七十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
廣物衆州縣雄巨最為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
更倍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士卒精強
倭卒聚于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朝鮮國王絡繹奏
報舉朝驚愕謂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取未見者計

當援之莫知所出

本此處云倭兵聚於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一酋議曰吾等越
海伐國幸獲全勝三韓可舉鞭定矣但其主竄伏未降而全
慶各郡多未下我輕師渡鴨綠敵反乘吾後不若以重兵駐
王京而令水兵西向全羅遠出西海道興大兵水陸並進計
之上也乃一面分兵一面差和尚仙巢竹溪仙巢名玄菟等
持檄告朝鮮王曰

日本與大明動干戈是九牛一毛大海一粟也雖然以難違
國命要借路於朝鮮吾國一統以來國富民豐無望奪國又
無意據財只以欲復怨也指前蔣洲客船泊朝鮮介於兩國
之際路經入大明除朝鮮外又何國乎是故到朝鮮則處處
構城墩廣道路是以戰者戮之降者容之遂無一土當鋒而

自金山到平壤者不越一月加之遣豐臣清正於平安道至
豆滿江邊舉歸一握承前欲屯陣於鴨綠江先是數日呈書
於禮曹判書李公待其持章送於平壤不敢殿也亮察此書
沈惟敬即其首一旬日本君臣大檄至國王李昞先已告急
義已明乃云本欲求封將誰欺也天朝請兵救援行長果分遣別將引水兵一枝由西海直趨
全羅此道田皆沃壤民多富庶國用軍實全賴乎此時八道
地雖搶掠過半尚幸其水陸未合此一不守箕封悉倭有矣
幸得水兵將元均統率舟師扼倭艦於閑山島前洋奮力齊
擊倭兵棄舟奔還始不得兼水陸之勢未敢大逞倭兵素不
造舟雖多尖小而脆薄不足當我舟之平衝又其利水戰其
其器便刀銃一入舟風濤震益跳躍無所施刀銃不相應
以長槍太弩火炮改之勢必小文故避朝鮮舟朝鮮國王絡
師不擊禦倭先講水兵所謂禦之於海外也繹奏報舉朝驚譁謂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見

者計當援之莫知所出時暹羅夷使在京自願出兵剿倭朝
以事關至大行於兩廣總督另選一能事官員與原差并夷
使同往彼國宣諭巡撫蕭彥流為暹羅居極西與鎮南相對
日本極東與吳越相對約去萬千餘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
占城滿喇咖呂宋琉球等國欲其越人之國而為中國效力
甚難且舟師所經先之廉雷瓊高繼之香山東莞廣州惠潮
達于漳福台寧而後抵日本中華靡麗無一不歷彼其奉檄
而來勢誰禁之昔狼士兵所過為墟况暹羅哉事遂寢時議
此者本兵東明石星也

七月遼東巡按李時寧遼陽守道荊州俊奉命遣遼將祖承
訓同史遊擊選卒二千人渡鴨綠援朝鮮時一將野統皆遼
東馬君不諳地利亦不知攻倭之法又天時淫雨山水暴流

馬灣久蹄爛一登坡嶺足爪盡裂倭又以逸待勞七月十五
至平壤安定館營未定是夜賊至我兵遂亂倭衆多戴鬼頭
獅面官馬見之驚退陷淖中不得起士皆卸甲下馬墜崖落
窪入爛田中倭劍逼及之史遊擊沒于陣承訓僅以身免三
千人回者數十人而已報至舉朝震驚京師戒嚴大司馬石
星議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羅于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於是遣沈惟敬宣諭倭營惟敬輒唱
封貢議要倭退兵平行長止許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爲界亦
以天寒故伴許以援我師實無退志惟敬報命朝廷度其詐
于是一意用兵拜少司馬宋應昌以都御史經略朝鮮應昌
爲入方面紫髯目光炯々如巖下電沈毅慷慨有英雄器略
先是巡撫山東卽存心邊務題海防事宜五事不報又題海

防要略大意謂倭奴情形已著而春訊不可不豫爲之防因
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畫
策設防一時錯謬以爲過計及是時中外洶々部題懸賞有
能恢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無應命者衆始嘆服
曰宋公料敵何神也于是始廷推特簡經略征倭壬辰九
月二十六日出都門奏以李如松爲督提兵曹郎劉黃裳袁
黃爲贊畫移檄四鎮修墩堡益戍兵督造軍火器械分布海
口又度地勢宜濶要衝尚多乏人遇倭何能策應奏添協守
副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近募南北兵一萬五千守
備各領兵一千五百一住南塘一住豐潤黑洋河一住陳家
庄一住山海南口遊擊各領三千一住海洋一住寶坻北塘
而守備屬焉副將統兵三千住常家庄而遊擊守備屬焉居

中調度相機應援而薊鎮總兵節制之天津亦改設協守副
總兵卽領新兵三千統轄河大等營例如薊鎮各控要地而
保鎮總兵節制之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副統兵一員添
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千屬遊擊吳
惟忠管轄駐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守備二員屬添設
遊擊管轄駐北塘口以扼其南副總兵則駐梁城以節制之
所餘北兵五千給與寺馬俱屬統領策應遠近聯絡甚布星
羅延袤二千里屹然有干城之固矣時提督尚書寧夏而調
兵集者僅三萬五千應昌以副將楊元將中軍李如柏將左
軍張世爵將右軍其參遊諸將分隸標下統率出關
應昌以待郎經略朝鮮此十月初命也應昌才名初著司馬
聞其浙產熟倭又見其有沿海險要圖說特舉用之迨受命

方欲建明而石司馬聽沈惟敬游說而封貢之議遂起惟敬
者本亡賴客游京師與吳俠妓陳澹如密澹如有僕鄭四後改
名沈舊從海島中逃歸頗能言倭事而惟敬少經倭亂役人
加託舊保又喜譚倭司馬一聞朝鮮倭警方博采群畫適妾父
袁茂遊澹如所遇惟敬意氣慷慨薦之司馬召與語大悅及
承訓敗因遣惟敬通倭惟敬要重貲以往司馬許諾惟敬遂
認娼爲妻寄室司馬而後行於是携數千金市蟒衣玉帶花
幣入朝鮮見倭將行長俱在平壤惟敬先令人通意行長遣
僧玄蘇宗逸報之八月二十九日惟敬先饋金幣始與行長
相會於乾伏山之麓因極陳和好之使行長當要惟敬七事
惟敬慨然允諾行長因聽信惟敬言許撤平壤之戍欽兵不
進以俟和議行長與惟敬書云日本差來先鋒豐臣行長謹

啓大明遊擊將軍沈公閣下日本絕朝貢者久矣數年雖求
計和議於朝鮮朝鮮不應日本之求故起兵矣惟時閣下來
平壤實兩國復舊規之起本乎抑閣下以轉奏遣天使於日
本以為和親之驗則幸莫大焉若見許天使則相待者以中
間五十日為期若人悞期者則難留中本諸將於朝鮮城中
伏乞亮察誠恐頓首不宜計開鎧一甲鉞一挺胄一首弓一
張韜一腰付單刀一個長劍一挺又書云昨呈兵器若干
更有鳥銃之求雖裝飾甚醜纔以一奏書一道從來命呈上
之不知適貴也否又書尾示到義州進發上都又行差入馳
覆云不知是何事乎請莫少留義州好矣若中路而遲滯
則恐佳期出五十日乎是以云爾又示說僕及徇姓名官位
僕攝洋州前司小西秘書少監豐臣行長傍將對馬州前司

宗拾遺侍中豐臣義智粗書呈焉又示北虜唵達之事渠以
閣下登庸開貢則開日本朝貢之路亦未為難事祝祝餘付
譯舌惟時霜遲菊未花自受保重頓首不宜壬辰九月初三
日豐臣行長花押惟敬九月以和議回報時宋經略時至遼
陽而提督率兵渡鴨綠矣如松分兵為三協中協楊元左協
李如栢右協張世爵吳惟忠領三千南兵屬右協共五萬人
以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出山海關
紀律嚴明軍容整肅總督赫某賜應昌於郊迺退謂贊畫劉
黃裳曰才大而不疎真經略也無何石司馬惑于沈惟敬邪
說復使往倭營議封惟敬奉節咨謁見經略于遼陽應昌謂
之曰倭求封貢第宜通辭向關何敢破朝鮮以要我我奉命
討倭惟知有戰耳汝往見倭必求封貢者宜盡還朝鮮一國

全軍退，釜山聽命，具表稱臣。我當爲請，今議止。退平壤，是以計緩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首領，無草草惟敬。唯唯而去。應昌計倭自破朝鮮，張甚不一，大創之，無施而可。於是率衆出關，由廣寧抵遼陽，而朝鮮王促我進兵，使者絡繹于道。應昌謂其使者曰：我師如風雨朝濟江而夕破賊，必矣。願師行糧從江以西，則我給餉；江以東，則爾給餉。餉必給，五萬人必支。三月，國王許諾。是時提督大將軍李如松尚未有建議者，以衆寡不敵，爲憂。策進兵必敗，以搖君心。應昌毅然不爲動，乃出秘造火箭，明火毒火，集將士于原，試之，靡不神驗。曰：以此禦敵，何慮不勝？軍心乃安。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始至，進謁。經略經略曰：倭恃衆且悍，恥我國中非敵，無以示威。非大將軍無以克敵。今芻糧已充，將士已集，而火藥器械

俱備，且神惟大將軍乘西勝餘威，一殲滅之。提督避席起曰：如松世受國恩，况承鴻庇，敢不惟命。會惟敬至，自倭營執議如初。應昌怒叱曰：賊亡無日，何敢以謾詞欺我。喝令綱打一。百將，遂誅之。提督贊畫以惟敬石司馬所遣殺之，恐以不和敗事，力爲之請，乃弗殺。屬提督拘于軍中，擇十六日誓師渡江。頒示軍律三十二條：一軍肅然，會欽賞銀十萬兩，適至歡聲徹天。應昌宣上德意，益切感奮。至期，鴉牙于庭揖提督奉餽，再拜曰：破倭復國，責在大將軍矣。次鴉三副將曰：勉樹鴻伐，以報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前有封賞，後有軍律，幸各勉圖。於是皆叩謝辭去。二十二日後，軍始發。遼陽癸巳正月初八日，大軍薄平壤。倭將平行長擁衆十萬，設伏以待。師前軍過，戰斬倭十五級，生擒三人。次日，日兵集城下，倭守牡丹臺爲犄

角穿小孔銳從孔中出如虎負嵎莫敢仰攖提督及遵指授
圍其西南北三門外布鉄蒺藜數重暗設虎蹲等砲而列兵
守之放毒火神火諸箭入城毒烟蔽空倭衆昏眩仆嘔我兵
各含解藥蟻附而上倭強戰敗奔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
薰溺死者十倍之朝鮮國王報捷疏謂火焰燭天穢聞十里
又謂平壤之捷快絕前聞蓋紀實也十八日復遣李如栢率
兵追襲倭衆及於開城奮擊復斬首一百七十八級時咸鏡
遠在一隅尚未下應昌料平壤既破則其勢孤固可先聲奪
也行次江沿遣馮仲纓以利害說之清正情怖心搖不能自
決會開城失守遂棄咸鏡以遁而黃州中和鳳山等處倭將
悉望風奔潰並趨保王京李如松以屢勝輕敵往相地形僅
以家丁三千自隨倭率精悍十萬圍之碧蹄如松鼓衆力戰

一以當百自午至申殺傷相半正屬危急而楊元援兵踵至
內外夾攻斬首一百六十七級自是群倭咋舌咬指無敢與
天朝兵相抗矣顧王京天險階唐不能得志兼之霪雨日久
將士臥起水中病者十五遂頓兵王京城下相持者數月先
是有爲十不勝之說者謂衆寡強弱既殊而主客勞逸迥別
宜從封議庶可以收左次之功不然勝則中樞有違異之嫌
敗則禍且不測此蓋迎合風旨也應昌曰吾知爲國何暇身
圖且泚水赤壁豈在多寡言者慚乃以其說送樞府而沈惟
敬復于石司馬處喁々不已遂將陳璘之兵調守薊鎮李承
勛之兵調守山東而沈茂之兵遣還浙江某始錯愕曰欽定
之兵何可亂動豈欲徒手平賊乎抑前旨不足遵耶知愛者
審以意聞乃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處功名之難也於是進

不堪策疲卒退望救援晝夜焦勞莫知所出而龍山倉者在
王京朝鮮二百年租賦之所入盡積于此行長率兵就食焉
應昌乃密遣查大受李如梅戚金等率死士夜往焚之倭絕
食張惶平秀嘉等亟召行長入問計行長曰天朝兵銳不可
當不早講解竊恐王京亦不可恃平秀嘉頗不然之而部下
平壤敗卒往往私議一軍譟張俱有叛志於是平秀嘉始懼
遣使納款豎降旗漢陽江上願駐金山以待上命應昌計兵
勢既微而事機復左孰若假此退賊可不復血刃乃具揭以
聞尋奉旨倭如恭順赦不窮追四月十三日遣使宣諭倭營
倭將卒皆羅拜聽命退出王京應昌乃遣重兵踵之毋令駐
定然倭亦燒浮橋沈渡艦以去全羅應尚二道者宿星嶺南
原等處斬首二十五級倭相顧驚曰天兵所至分守抑何神

也于是悉眾宵遁歸金山送還王子并官眷陪臣百餘名口
應昌念朝鮮為中國吃緊屏藩朝鮮安則中國四鎮可恃無
恐檄副將劉綎督兵一萬六千防守全慶要害又選麗兵精
壯者數萬令綎教習訓練使彼兵漸熟我兵漸歸移王子光
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埃為禦外之策用賢能均徭彼
為安內之政方苦心興舉間會尚書石星一力議封移文撤
防應昌回咨謂官可罷防兵必不可撤堅持不允因上慎留
撤酌經權一疏大意謂臣之議留守經也本兵之議封貢權
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
為至要守朝鮮之全慶則尤要也守全慶是謂執簡御煩扼
吭拊背或與封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及益堅其恭順之心
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

從難縱使與封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適以動其窺伺之念
用力既大為患不小無策也况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而
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
不為之慮者臣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逐
倭於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怙然遠遁不能使倭
之他日不必再來能藉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
能連金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
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
留兵防守假封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設之完備方可
次第為之非謂今日之兵可得而遽撤也且東夷心狡志狂
烏可託封貢為全具而乃拘執以應之乎議封議守經權禱
施經能立于常坦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如是而後謀出

萬全禦倭完計若以救朝鮮為是謂守全慶為非策退內地
而省糧憑封貢以撤兵非臣所知也疏上本兵不悅無何遂
罷經略而以顧養謙代任養謙襟度磊落多識略有文武才
欲備兵大舉殲任而未得惟敬一面詰和議事適指揮胡澤
密抄送行長手書見有和親字疑之以問徐謝兩生惟敬初
倭漢唐事以外女兩生諱之云是夷語息爭即和親也經略
作公注妻關白痛戒入朝勿言一字未幾顧經略以疏上與朝議不合亦謝
病去而繼之者侍郎孫鑛也鑛文臣持重當此時亦不信惟
敬言復遣入以其言詰問行長行長無異辭乃具揭到兵部
石星因行長聽命復令惟敬催小西飛等入朝如松師歸正
遇惟敬携重賄蟠衣三十件及花布四十擡往送行長如松
笑謂曰倭方畏寒今給以此所謂賚寇兵而賞盜也蓋惟敬

再入倭營不止貨物帶去書籍有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武
經七書悉以遺之及回私受倭旗五面千總徐璋得其一送
提督搜盡得之即欲誅惟敬以司馬委用乃告經略經略詰
其受旗故惟敬以游言自解釋之十一月初三倭見小西飛
信不回清正復發兵搶安東此時二將所統苗兵一千在慶
州未撤聞之往救被倭誘入險地伏起殺我兵三百餘人故
復屯慶州不敢發一五日孫經略差人伴送夷使入朝十二
月初七抵京石司馬禮待甚優如安等過關不下亦不校館
遇如王公十一日詣鴻臚寺習禮十四朝見畢會同多官赴
東關面譯給筆札責令親書三事一金山倭衆准封後一人
不敢留住朝鮮又不留對馬速回國一封外不許別求貢市
一修好朝鮮共為屬國不得復肆侵犯小西飛當時一一親

書聽從按此三事即宜徐謝渡海時面夾之關白不
當問于倭將之好也本兵悞國事已見于此十七日司禮監
太監張誠傳奉聖諭朕覽卿等所開條款譯審倭使之言及倭
使回稱之詞猶未詳確遠夷請封必須盡得其情平秀吉為
何以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金山不退今又差使上表
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詳審誠偽著該都詳議封名先遣一
官一諭彼行長不許留住金山倭夷盡數退還本國一人不
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諭朝鮮待彼倭夷盡數退回
奏來卿等可與內閣將小西飛還在左關會同文武及科道
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當面研加詰問譯審情偽訂盟永無
他變來說大哉皇言真明見萬里矣倭情真偽初不難知試
問其初動兵果求封乎果侵掠乎則行長與惟敬
書可證也既退金山又乞封果力屈乎果非力屈乎則晉州
安東之警可證也又問其許封之後倭果盡退乎不退乎則
金山之倭皆在也胡舉朝思不及此是月二十日石星復會
遂以如安奴口搪塞致悞軍國惜哉

集內閣大學士趙志皋等定國公徐文壁等吏部尚書孫汝揚及科道官俱集左闕將小西飛請封始末情由備細研審逐一登答

一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小西飛答曰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本來殺因此舉兵

一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 答曰日本兵住平壤要求封納欺天朝並無敢犯之意二十年七月十五夜見兵馬殺平壤無奈接應及八月二十九行長與沈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朝天朝不信去年正月初六日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其眾碧蹄亦是天兵追殺死傷日本兵亦多退王京

一問從來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 答曰一則聽沈遊擊准封言語又說天兵七十萬已到因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臣併將七道送還天朝

一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 答曰晉州原係朝鮮人去日本相遇清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後見天兵即便還去

一問爾原是聲言求貢本部因爾復犯晉州情形又覆故許封不許貢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糧蓋房久屯釜山不去 答曰已前原封貢並求因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只是求封好了又運糧蓋房俱各守候天使並無他求天使一差後盡皆燒燬

一問原約三事盡從方封爾當傳行長等即令倭戶盡去

屋盡燬不復犯朝鮮不別求貢市亦能保關白行長盡從
答曰行長有稟帖上孫總督云一一聽命不敢有違此係
大事秀吉有命行長行長有命小的方敢如此對答定無不
覆

一問尔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尔當對
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 小西飛誓云天朝問的言語小西
飛彈守藤原如俺答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說關白秀吉行長
小西飛等俱各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鑒之鑒
之

一問尔前云朝鮮既為請封豈肯復犯但秀吉受知信長尚
且篡奪朝鮮一時伏奏彼豈不復再犯 答曰信長者篡國
王不好因為部將明智被殺見今關白豐臣秀吉時為攝津

守率行長諸將興義兵誅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平
定諸州日本百姓至今不安

一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可自王如何又來求封
答曰秀吉因見殺國王為明智又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
安服故特來請封

一問尔國既稱天皇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 答
曰天皇即國王已為信長所殺

一問尔既如此當奏請許尔封尔當寫書差倭去報平行長
速歸令關白整備冊使船隻館舍及一應恭候禮儀一有不
虔封仍不許 答曰守候已久件件不敢輕易有違天朝之
命沈遊擊到金山兵馬即過海回家行長守候天使 按已上
問小西飛答然本部事裝飾豈
不能誦教如安為此恭順語乎 當日兵部將此倭使面同

多官親書應情辭俱封奏朝廷

今按癸巳萬曆二十年當日本文祿二年小西飛驒守所
答悉皆偽也飛州黨行長賣降秀吉求媚於明無不至矣
欺秀吉退兵挫鋒姦克孽臣也清正吉長兵馬吉長當在
行長其攻晉州清正行長為前鋒毛利秀元面一方小早
川隆景黑田長政淺野長政伊達政宗等屬焉浮田秀家
面一方島津義弘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
立花宗茂等屬焉凡軍兵六萬餘人

皇上方准信卒定封王之議命工鑄日本國王金印一顆并
冠冕法服約費數萬金詔遣臨淮侯李言恭長子李宗城為
正使都指揮揚方亨為副使齎策命印章封秀吉為日本國
王其誥命曰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

海隅日出固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

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永樂嗣以海波之揚偶致

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續彝章尔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

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

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斷於柔懷茲特封尔為日本國王錫

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

朝尔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欵誠

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又

頒日本國王詔諭一道至二十三日復頒敕諭一道其文曰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又

安中華將使溥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固不樂生而後心始

慊也尔日本平秀吉比称兵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

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迺爾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越聲教不肯爲通輒爾觸昌以煩天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爲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之晉州情屬反覆朕遂報罷爾者朝鮮國王李昫爲爾代請又奏金山倭衆經年無譁專俟封使其見恭誠朕故特取藤原如安來京令文武群臣會集闕庭譚審始末并訂原約三事自今金山倭衆盡數退回不敢留住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啟事端不敢再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爲善因勅原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金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

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爲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芳亨爲副使持節賚誥封爾平秀吉爲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居尔土世統尔民盖自我成祖文皇帝錫封尔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尔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尔之所以仰躅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尔恭誠但我邊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尔後躅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嚴王章有赫欽哉故諭二月初

三日又頒二使勅諭及沈惟敬勅諭各一道皆申勅三事各要遵行冊使前駐三浪江必釜山營柵一倭不留有朝鮮王奏到然後渡海往封司馬猶恐未妥復委兵備副使楊鎬往勘的實回報行事沈惟敬以倭前所遺金已不敢受請留作倭使商賈之直中國貴貨惟其所欲時京師朝覲官畢集觀宗城出使封倭道路竦然奪目獨惟敬心有不然蓋惟敬初為司馬建此議希已為冊使及不與大失望宗城統袴子不禮惟敬惟敬亦輕宗城且惟敬許倭七事知非一封可了前議三約決要一倭不留令楊鎬勘實朝鮮奏報方許往封此皆奉有欽依及二使住釜山營將一年倭營不撤惟焚小營併歸大營而已楊鎬足蹟不到朝鮮國王亦無一字奏報今按萬曆二十三年當日本文祿四年

自夏徂冬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司馬日促一使渡海不日風潮不順則曰宮殿未成不日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慎重於是人言藉藉危疑叵測司馬憂之復差大同守倫都司常鶴單騎往釜山探聽鶴回倫陳倭情變幻難測封事不可徑行星不然之復遣家人張旂王胡子于四月渡海見倭倭亦遣通事婁國安來報故信封事決成至十二月十一日惟敬又私令探倭委官吳邦彥等將遼東寬奠官馬及京營選鋒馬二百七十七疋皆送下船發去日本南戈壁崖喂養云倫從人騎用寶以日本無好馬驅獻關白也以故言者益甚謂二使必被劫留二使惶惑宗城日夜涕泣思歸惟敬覘知之乃密令宗城舊識謝隆揚言封事敗泣動宗城果大恐寅夜與僕謀置印信詔勅易服出營從徑道走回隨行員役皆不知之

次日方亨揭報經略以聞時二十四年二月事也惜哉宗城既得封事不安消息又明見一倭不去胡不以其違詔旨皆初議者抗疏馳上止其事然後徐興師問罪豈不毅然大丈夫乎胡庸泣而逃也想其從行無一有識人遂失此機

今按二十四年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

宗城既逃惟敬快意方亨愈不自安見惟敬而泣沈大言曰人臣當國難正宜努力捐軀徒泣何為方亨訴以母老子幼難自決惟敬曰爾誠欲歸亦無難事揚知惟敬密於倭因懇之惟敬笑曰審欲好歸謹記兩語事一依我行之方亨問何語沈曰支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方亨信諾遂悉聽主分將宗城遺下錢糧銀兩及酒器金帛皆任惟敬收執又揭報司馬極言倭情無變反斥宗城力薦惟敬能任事司馬乃為疏請以楊方亨攝正使沈惟敬充神機三營添註遊擊攝副使

以封倭宗城未行時眾議羈繫惟敬慮其反覆鑿弄損傷國惟敬之隨行朝廷特賜勅諭亦為此也惟敬既拜命猶不即行益肆貪求司馬皆曲意從之為遣項汝奕領銀二萬兩隨冊使東行支銷又與劄付三張約銀五百兩界冊使賞入又月給惟敬家小供贍銀十五兩又撥巡軍夜為惟敬看守私宅司馬夫人時遣饋惟敬妻飲食不絕星此時亦恐惟敬賣已先差遊擊陳雲鴻陳女送司馬為妾故自身頓膺三品至金山宣諭倭眾六月間更遣張竹王鬍子馳驛至金山探視不意三人皆黨惟敬並為捏報安妥雲鴻愿以全家性命可保萬全故星一意任之冊使臨發金營尚有無數倭惟敬乃曰降倭若干已令朝鮮擇地安掃星亦附奏云營柵盡焚尚有餘倭防護冊使以此語蒙昧朝廷丙申年六月十五日惟敬隨從四百餘人

渡海封倭將行長清正等亦先後撤兵同回日本國時閏
八月十八日冊使方至日本沙浦郎朝鮮素知倭人乞款原
無實心本不欲遣人為惟敬逼促只得差全羅道觀察使黃
慎同將官朴弘長隨二使同往二十九日冊使向五沙浦日
本人民間天朝封關白俱翕然震動沿路焚香頰迎跪送飲
食一馬倭在駝馬前慢搖倭將粹而數之日天朝來封我日
本亦不驟閃反行搖擺耶即立殺之及抵國門其臣下亦無
不肅敬而關白先遣平調信來言主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二
使不許同冊使相見九月初二日倭將夜押絲輝元等引冊
使入見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良久忽殿上黃幄開
一老叟曳杖披二青衣從內出即關白也侍衛呼內人皆竦
慄惟敬先匍伏方亨只得隨之老叟大有責讓語侍臣行長

曰此天朝送禮人宜優待之始出赴館揚沈見關白卑屈狀
勅官徐志登歸私對人言次宴冊使惟敬方發言撤兵通
之故知小人不當重用也好關白即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姑忍之朝鮮決不許和天
使亦不須久留明日可上船我當再調兵馬前往朝鮮廝殺
初四日方亨等即還沙浦郎關白深怒朝鮮欲兵其使得僧
諫方止又喚清正等商議動兵日期惟敬與方亨商議我等
萬里遠來不得一的信回去有何面目且勅書三事皆行長
再三講定還浼行長去申前約關白怒罵沈惟敬不會圖遂
日本所求但為朝鮮謀事我不再見追請回去行長以此言
來告二人聞之心內快々住沙浦郎數日至初八日方亨只
得約黃慎等收拾同回且云到中國時天使可明白奏上不
然恐誤大事關白遣人贈二使禮亦優厚皆行長調停其間

初九臨發平調信私告黃慎昨日清正向關白說我今再往
朝鮮舉卒可定當令朝鮮遣王子來謝若不肯當虜這兩個
王子因此關白著清正等四將先發過海期明年二月大兵
隨後調進黃慎以告二使惟敬猶未信及使船回至郎古耶
日本泊舟候風訪之島人則云連日政長在豐前州清正在
肥後州各召募兵眾將渡海矣眾聞無不失色獨惟敬自若
曰有我在定無害也須臾忽倭將正成資關白書來眾謂是
謝恩表文及詢審乃責朝鮮一檄內列朝鮮三罪詞甚倨大
約言前年朝鮮使來雖委悉下情中不達皇朝無禮多多其
罪一既依沈都指揮寬宥二王子并夫妻以下不先致謝禮
乃隨天朝過海之役歷數月其罪二大明日本之和交依朝
鮮之反間經歷數年其罪三書至朝鮮不敢隱匿謄寫進呈

并乞發兵隄防十二月十七日方亨等至金山匆匆商議回京
復命不敢羈延念五日離金山行至陝川有朝鮮京畿道都
躰察使李元翼先已會黃朴二使備知關白情由不肯休兵
此日請見冊使于海邦寺問日本情由方亨一一備白元翼
欲趁釜營勢寡急攻破之惟敬曰虛固當乘勳亦宜慎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兵家所以謀萬全者稱良將也倭兵此時尚
金倭頗其巢穴然後以重兵守其止所謂先發制
入元翼計未為失也奈何惟敬阻之又失此機元翼因其
言未敢舉兵

今按丙申明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沙浦郎和
泉界夜押絲訛也蓋小西之轉關白遣入贈二使禮亦優
厚秀吉遣柳川調信賜金銀雜物于冊使也政長當作長
政黑田甲斐守長政也倭將正成寺澤志摩守正成也

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冊使方入關亦各厚載而回惟敬恐
朝中疑之乃將屈辱真情隱下假捏秀吉十分恭順頂冠披
袍叩首謝恩等語惟敬先在日日本時即指所携金托行長替
買猩猩毡四條天鵝絨及大小倭金器皿亦照當初小西飛
買中國諸貨之例計積三十餘擡牌上明開日本國王豐臣
秀吉相贈什物先解赴兵部施行及抵京即以諸物作關白
貢獻進朝廷群臣無不哂詆謂猩猩毡天鵝絨出自南番皆
中國人販賣與日本者何云方物又以正成所贈惟敬泥金
團屏亦充其數明是欺罔朝廷不以為罪勅令內府交收貽笑
遠人惟石司馬尚信為真問之方亨方亨向受惟敬節制一味
朦朧不復明言然謝表竟不至三月後惟敬再往金山方差
官具進又無年月徐黃門斷其假捏無疑日本自惟敬行後

卽遣清正統領部將豐茂守等騎船二百餘艘於正月十三
日順風一日渡海十四日到朝鮮入竹島舊壘與原留倭衆
合勢仍在機張往割隨攻梁山逐太守出城追留住民居之
十五日行長等兵船自金山外洋進入豆毛等浦不絕于岸
上樹四色旗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議還來安插也念二日
倭船直入西生浦周覽下營形勢仍示牌文一紙云日本國
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大閣殿下之命令再航海至於此道便
遣使者于朝鮮京城回報之間慶尚左道之民更勿疑此書
莫恐怖而退散茲先遣我臣金大夫以令告報也慶長二年
正月日平清正書牌自此倭兵絡繹渡海不絕各營糧餉
陸續搬運二月初一行長將金山原住柵房採木修築內建
最高樓外掘三層濠周圍木柵為據久之計朝鮮士民初以

和好事成逃亡漸復一聞倭兵復至曉夜驚惶皆荷擔而俟且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已久全羅地方初脫兵燹城垣頽敗未暇修舉倭兵猝至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移住海州軍民各將家口奔徙遠境留屯漢兵禁之亦不聽閣臣柳承寵托言搜山城糧草東裝奔尚州將官權慄等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報入中國朝鮮告急之文無日不至聲言倭兵百萬分作一三運將向天朝關白擬出住浪古耶躬行調度徐給事亦言倭兵船日增兵糧日積未見大舉似有陰俟秀吉親行之意山海關主事張時顯料關白此時實難歇手彼三十六島之觀望全係於此卽日下不得志終當傾國而來時舉朝紛紛歸罪司馬司馬責惟敬猶然說謊謂倭兵此來不過責朝鮮禮節今專聽天朝處分非有他也

兵科徐成楚析之曰世有興師十數萬浮海數千里爭一禮節奈王子陪臣者哉因請速乘其未定或用間襲虛或遣入暗燬其積聚或說客離其心腹總督孫鏞巡撫李化龍輩皆老成謀國當冊使甫還朝鮮一有實報卽勸司馬預爲隄備而星漫不爲意且聽惟敬游詞云喚平調信至宜寧明切與言朝鮮王子斷無往理陪臣一節當委曲圖之先使正成親報關白說明回報二月十八日石星無奈亦疏請削去官保職銜親自帶同贊畫司官一二員將領數人仍假便宜前往朝鮮諭令兩國會盟退兵完事如終無濟卽揮大兵前進仍治臣以付托不效之罪與其殛身刑獄孰若殞命疆場蓋星已奉旨聽勘也趙相公勸其親往以息群議又引先朝本兵王瓊經略哈密楊博經略薊遼宜大爲證上不肯許時連

歲用兵國計頗絀今議出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朝鮮亦乞先
 調南兵三四千星大進駐要害以為聲援奈何封事一起已
 將東征士馬盡撤回藉劉綎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守
 南兵俱各議罷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如松攻平壤時約先登者
 給銀萬兩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
 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召募
 鮮有應者舉朝無策可施咸欲請誅石星以彰國典後至戊
 戌年夏卒殞于獄按星以直諫顯名致位樞府即和議一事本心無非為國第大臣貴虛心集善根本不欺星乃偏聽執已私幸成功事涉欺罔遂亦不顧封事之敗舉國知之舉國言之星皆目為異已新建浮躁而排斥之
一惟敬言是聽甚至直隸總兵朱文達劾倭崇明星接意當
事者日琉球佛郎機人非倭也山東楊文偵探曉船遇倭於
海邊至朝鮮界上血戰得功朝鮮王且為代奏未久楊文劾
罷矣溫處參將高可學標下哨官陳定斬倭六十級星不為
叙功且云琉球屬夷何可妄殺倭後可學被論諸此類惟恐
阻碍封事故委曲掩飾以陷于罪此皆偏執所致迨其終也

欲身請入倭營料此時倭兵二十餘萬分五路入朝鮮如東
 虎鬚愚亦甚矣哉此時倭兵二十餘萬分五路入朝鮮如東
 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皆為賊占
 據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賊皆橫行蹂
 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倭又亟于佔地不亟于掠賊亟于
 據要不亟于殺人志不在小日中已無朝鮮設此際我兵未
 集乘其銳氣鼓行而西席捲全慶朝鮮且又休矣賊得朝鮮
 為窟穴則遼陽震動而登萊浙直無不危急乃幸天祚中朝
 高麗國祚未盡倭雖兵聚糧餉不敷未敢深入蓋倭以海舟
 運糧風水不便先年朝鮮有積蓄破一道因糧于一道克一
 城就食于一城故敢輕兵直入五六年來城邑空虛土地荒
 蕪初時王師所經箠食盡漿以迎者今則室如懸磬野無青
 草兼之禦寇者為寇人煙寂滅一望蕭然矣雖有宜田之土

無人耕種慶尚右地與全羅地最肥饒宜五穀平安道肅州
宜粟米食物至貴人不聊生
日擊即有隨糧常恐不繼所以數月之間人心無不危懼而
彼又從容如鷲鳥匿形朝鮮人殺其攜採不動殺其船兵不
動不日請兵關白則曰責禮朝鮮至三月初行長清正兵糧
戰器船方到蓋倭名六十六州實比中國一大省分錢賦不
多關白一時調衆將渡海只得將各島居民加水火重刑徵
輸僅足兩月所以陳雲鴻對遼將密說清正只待糧運可支
一年即分兵略地有進無退矣行長見糧運不繼與竹島倭
將商議必待七八月穀熟方利衝犯以此言通報關白所以
朝鮮與中國幸得預爲隄備

今按二十五年萬曆二十五年當日本慶長二年

又卷之四

日本下

北直隸天津衛係畿輔門庭陸至山海關凡八百餘里海面
與旅順相對止三百里風順頃刻可達也登萊逼近海口爲
中原襟帶南至淮安運河口二千里又山以東江以北之藩
籬也朝鮮空虛中國所極慮者不在遼東友在此二處故建
言者欲於兩處各設巡撫後邢總督亦令周于德總統舟師
住旅順李承勛增戍卒住登萊即此意也孫經略議設水兵
遊擊統領三千人住旅順口以保護天津又設浙兵遊擊統
二千人住鴨綠江西設海防道一員帶銜山東住遼陽城專
管寬奠起至金州一帶防倭郎中張汝蘊又謂旅順至天津
可登岸者二處一曰大江一曰起口二處相距一百五十餘

里宜以兵一守大江一守起口偵卒遠探一有警即調各鎮
 兵併力協守內閣張洪陽議莫若於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
 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為王
 京烏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選輕兵而趨利決勝
 不便則虎踞以歷其邪心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
 朝鮮之半雖不速進已不為退計矣自鴨綠至平壤五百六十餘里由平壤至王京六百八十餘里今止至開城故云半也在倭有屯蓄吾亦有
 屯蓄在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就朝鮮之人雜以漢人聚以
 漢法教以漢戰變其偷惰作其敵愾務農勸職通商惠工廣
 樹畜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負軍興錢粟
 可以為餉地民可以為兵開平既定得一步次第取慶尚忠
 清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

不責捷於旦夕務為經畫長久烏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
 戰損威烏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又曰凡事必先
 為久計而偶值蚤完則可苟先為暫計而不克如願豈不終
 可慮哉前三議皆經理內地惟張公此議正足經理朝鮮第一善策三月間孫經略亦去
 任而朝命侍郎邢玠為經略總督楊鎬為經理巡撫麻貴劉
 綖為南北大師而盡徵濶江川廣之兵以援朝鮮玠山東人青州人
 謹重有識略事必熟慮圖全不為苟且二十五年四月念二
 日抵密雲交代方受事麻總兵獻計欲俟宣大兵到乘倭未
 備先取釜山釜山取則行長被擒清正必走大事湏臾可定
 玠曰兵先定謀而後戰今計畫未定彼中勢無可乘而遽行
 險是自取敗一敗則倭奴乘勝長驅我軍氣難再振矣吾意
 先遣楊元吳惟忠領兵二枝南至王京兩將分屯於全羅之

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而總兵且在王京居中調度但楊元
昨報南原城郭圯壞營房俱無錢糧無半月之積慶尚一道
又半為賊有吳惟忠孤軍亦難入慶州故今且使楊元催運
糧餉協同朝鮮修理城垣以為捍蔽吳惟忠姑令往忠州扼
賊後門俟七月各兵俱齊又作厄處時總督尚未出關麻貴
先赴王京傳諭二將又遣各國王督率朝鮮諸臣練兵固守
地方把截險要朝鮮王承新總督之命乃分派將官使慶尚
左兵使成允門防禦使權應銖等往慶州以防烏嶺之路右
兵使金應瑞等往宜寧以防釜山之賊統制使元均等以舟
師專備竹島加德之賊各務勉勵以候大兵或又議朝鮮殘
破久國中無入倘一不守亡朝鮮是亡中國也不若選中國
賢能為朝鮮司道官分理八道俾各為保障固守山城然後

進兵剿賊以此宣諭其國君臣疑中國吞僭乃疏言朝鮮舊
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三城為賊久據數千百里蕩為
煨燼臣今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庶司陪臣依墻壁為生資升
斗為食遺民還集百不一三瘡痍滿目呻吟未絕若分理各
道委不能供給朝議遂止自此三箇月兩邊俱不動兵日惟
整糊人馬各守險隘信息不通惟沈惟敬往來倭營出入金
山宜寧一帶與倭混為一家朝廷責以撤兵則云關白要割
朝鮮三道即忠清慶尚全羅也惟敬初議封不顧利害苟且
許之其寔全慶關係最重慶尚朝鮮門戶而全羅府藏也無
慶尚即無全羅無全羅雖有他道無所資為根本之計矣以
海道言之賊據全羅則遠而西海一帶近而玳島濟州皆為
窟穴賊船縱橫海上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可抵鴨綠則開

城平壤亦不足為國，非獨朝鮮。倭船從海入犯中國，必由全慶二道。地角得及風而後能進。日本入朝鮮以南風，朝鮮進遼東以西風，故倭之不能從海入犯，恃二道為我衛也。全慶亡，倭不必陸犯遼東。舟帆可以直指山海，又從水路之東，分兵四出，擾我四鎮。東隅沿海時有切近之憂矣。此皆必不可許者，而惟敬依廻其間，不過欲延緩逃罪，始以封事騙中國。此又欲以三道騙朝鮮，令中國棄而去之也。五月間，統領浙勝營遊擊第國器初至王京，問惟敬以倭數多寡，惟敬漫應曰：「要多就多。」天兵不若退守鴨綠為上策，意可見矣。及二酋遣平調信回日本，請師期，惟敬謬云：「俟調信回兵，即撤調信於六月初見關白。」關白曰：「朝鮮不聽我言，以全羅忠清二道尚完故也。你等于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羅地方，割禾為糧，攻各處山城，仍進攻。」

濟州如是，勢難則還兵慶尚，自固城起至西生止，八處連營住兵，或十餘日程，或五六日程，不時出入侵掠。有山城去處盡力圍，把雖被死傷，必攻破而後已。倭力攻破，南原以此。你等戮力為之，如不從我言，當盡殺你等妻子。調信回說，即日天兵大至。已到全羅，勢難進攻。關白發怒曰：「癸巳年間，天朝大兵雖在近地，尚能攻陷晉州。天兵雖大，至不須畏避。」調信又說：「今年六七月，日本大兵當一時渡海，西生等處兵自慶州晉州向全羅，關白許大丘向全羅，金山竹島等處兵自慶州晉州向全羅。」關白許之。六月十四日，調信過海，傳令行長清正等調兵進攻。惟敬得此消息，無計解釋，乃求朝鮮僧人以密帖送清正云：「邢總督大兵七十萬將至，勸其退兵。清正在西生浦答書曰：『太師言大明之兵，奮至是我所愿也。朝鮮弱兵而無向我敵也。對』」

大明之兵快作一戰則朝鮮國者不足言大明北京燒却之不可回首幸又幸也餘不具惟敬又令僧求之美濃部秀吉親弟金太夫亦以書荅不肯止兵於是倭將專求割地中國事要撤兵惟敬兩不能應其計始窮又見明旨責罪本兵惟敬心懷疑貳計欲逃入倭營特未得聞邢軍門向怒惟敬欺君辱國賣石司馬一交代即思擒之恐驚動脫走反為倭間露中國虛實又恐好事者以為敗其垂成之功故先為一檄以諭安惟敬并以安倭之心惟敬初見軍門不疑之漸將行李家事搬入南原南原去金山七百里矣五月中邢公將出關令楊元以遠兵三千人赴南原吳惟忠在忠州麻總兵赴王京雖調度防倭已密帖與元等四路設伏防其逃出惟敬原帶營兵二百聚養得其懽心軍門恐其乘夜率眾殺出又假以

更換先撤之惟敬愈不安使家丁委國安張龍等屢往金山道意行長許之日當俟機會遣兵迎汝于是惟敬令人廣收中國珍奇及狐貂皮八百張為媚倭進見之資六月十八日平調信忽駕船九隻帶倭五百至海邊差人到宜寧喚惟敬講話乃為朝鮮兵阻回其使又同張龍從陸路回金山楊元聞之曰事急矣自南原星夜馳至宜寧十里許迎見惟敬方馱載狐貂先行楊元一見問倭情何如惟敬曰成不得了元云既成不得何不起見本鎮以符前言曰我且不去明日往慶州差入與清正講話一月半方回元視惟敬言若狂而色已變當時與軍門差官六人出示鈞票奪回至丹城地方押送軍門請旨監固惟敬擒日本之嚮導中國之禍根方得絕矣後八月十四日御史况上進抄陳潛如家搜出倭旗一面

長短倭刀倭劍共三百三十六口倭衣倭器細絹犀帶日本
圖等項共三百六十三件人心莫不暢快後惟敬海上數年
平壤大捷王子得
歸難盡沒其後倭之功此後及覆變幻跡如宗城媚日本
年復一月使中國耳目不明戰守無據迨於
撤軍成費餉損風欺本兵厥罪不小總督身未渡遠先計
除心腹之患然後軍中動靜倭將無由知之謀亦滅矣彼蕭
應官欲釋惟敬要惟敬痛恨楊元無由報復被擒之日暗冷
亦為利口所惑耳
婁國安脫身報與行長南原虛實冷其起兵掩襲南原東有
雲峯島嶺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此為全羅門戶可
以屯聚馬兵乃朝鮮最要害處而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
守此以阻截倭船又為南原右障故總督未出關先使副總
兵楊元以遼兵三千往扼其地延綏遊擊陳恩表統兵二千
住全州以協助之且待朝鮮將金應瑞李元翼兵在雲峯之
外權慄兵在閑山之內閑山又有元均統舟師守把各為障

蔽也無何行長得沈惟敬之報即欲進攻南原而七月初六
雨四五日不止晝夜如注平地皆為巨浸三江大河一望滙
天宜府大同調到人馬俱七月半後方得至平壤麻總兵七
月初二始得至碧蹄不過沿途整理續到之兵查勘城郭山
川之險冒雨前行甚是艱楚此時便舟師不便步騎朝鮮水
營將官元均在閑山密謀舉兵約會中國搗金山巢穴不意
金應瑞在宜寧陸路虛張聲勢將元均約中國搗巢日期洩
于行長行長欲攻南原正慮元均襲其後一聞此信就中用
計遣豐茂等領兵襲破元均水兵遂奪閑山島閑山一失京
西水道無處不通賊於是倭兵水陸並進賊船不兩三日內
泊光陽豆耻津距南原甚近金山西山之賊又由慶尚右路
俱會南原權慄李元翼等兵勢不能阻截皆洋趨於東偏賊

長短倭刀倭劍共三百三十六口倭衣倭器細絹犀帶日本

益肆行無忌楊元一聞驚報八月初十日先遣家丁將行李
二箱押回平壤平壤隔南原一千餘里十二日行長倭兵至
城下元與朝鮮全羅兵馬節度使李福男共守此城藥箭齊
發賊稍退日每添賊四面攻打採木打造雲梯懸梯以扒城
又割田稍積濠邊填濠又於濠外穿木柵三層以阻我兵突
出凡數晝夜不休賊忽退緩元等困倦少息至十六日一更
倭忽擁至南門猝時登城先開城門賊遂入城楊元在帳中
聞之驚起不及被衣跌足出廳上脫傳報官甯國亂衣靴帶
隨從家丁十八人逃出西門无所統領除李福男等凡遼東
營兵并家丁雜流共三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及出圍從大路
西益鳳山走三日直至恩肆館查見在者一百十七人而已
李福男等皆死城中楊元債帥耳僅可隨陣張疑不堪專城

非守南原者蓋開山一失勢必至此也邪經略初議欲且
南原極爲有見然不知遣水兵協守開山又不能慎擇南原
之守所以二城連喪也惜哉且馬兵寡不利禦倭倭破馬兵
皆以夜至則人不及騎馬不及鞍祖承訓與楊元之敗賊皆
夜攻二人皆遼將六千人皆遼兵也大抵北將不經倭戰每
視爲易而卒難南兵習慣征倭視倭難而反易如麻貴未至
平壤即欲輕師直取金山經略以四萬人即欲當倭衆二此
十萬巧而速總視之大易耳楊元陳愚衷又何足責哉此
時遊擊陳愚衷在全州愚衷奉調以七月內抵王京麻總兵
卽令守公州總督慮南原有失復調守全州以接應南原二
城相去止百餘里愚衷入城時州官言城中並無升糧二千
人何以供給及愚衷踏勘地勢見十里外山寨中藏竹米豆
盈砲鉛彈弓矢鎗刀筩牌等物各千方計遂令搬運入城州
官堅意不肯蓋此時朝鮮雖賴中國兵援然被兵殘害處亦
不減於倭所以不欲官兵在州賊一至民卽奔散所以佇之
十里外山谷間恐賊不時入城反爲寇助也而愚衷不悟自

令人連夜運入城分派各兵防禦及南原告急楊元星火差
入求救愚衷即宜激厲所統衙校疾趨刻期密約舉火為號
使楊元裏應夾攻賊可定也即不然能引兵而前牽挽賊勢
賊必不能專力攻南原南原知有外救必且堅心拒守亦未
即破奈何愚衷畏懦先一次回文曰恐顧彼失此也後又具
稟曰非不欲救信地難以輕離卒不肯發兵及聞賊已破南
原全州百姓望風震駭舉欲逃竄官兵阻之反傷官兵盡燒
積聚乘夜撞出城門愚衷無計至二十日寅時哨探報倭兵
將到任實此地去城二十里愚衷遂帶領所部棄城北走倭兵遂入
全州此時麻貴聞南原被圍急遣遊擊牛伯英提兵赴救南
來而愚衷已北遁乃合兵一處暫止公州以張聲勢愚衷初
一空城也即民不逃根不燬亦非效死勿去之民矣似此守
則坐困不如捲甲而赴救更可轉敗為功乃既不能救又不

能而卒逃焉欲以空城公州漸近王京而公州北有江一
委罪愚衷之衷具愚衷道王京亦有漢江總兵慮恐兵還不便責令朝鮮多備船隻
連搭浮橋以便過往數日之後江口止有小船三十隻詰之
云並無大船隨喚兵曹官言我軍數千里遠來專為兩國今
如此推誘南原覆轍可鑒官云向來本國糧餉止靠全羅今
全羅殘破運道已絕無可奈何及嚴加切責只得口許竟托
空言我軍前有大敵後有長江進退惟谷麻總兵又以二城
既失忠州前後受敵勢甚孤懸吳惟忠獨守烏嶺而賊已犯
全羅亦為無益因令撤回相機戰堵朝鮮國王聞二城之報
亦急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督率將官高參等由烏嶺徑出忠
清道以前遮賊鋒時慶尚地方大半已陷全羅之南賊皆橫
行不日將到王京王與經理提督商議將城中老弱婦女不

留_レ在_レ軍中者暫許出城避賊此時總督尚未出關兵務臨
河調度皆付楊鎬經理鎬惟安坐平壤不進至九月初一聞
二城已失方至平京亦別無措置惟歸罪一將謂南原被圍
時已傳檄愚衷催督數次而愚衷按兵不肯南向以此馳報
軍門總督得報即疏二將失律之罪真之重典其漏泄機密
金應瑞亦各與朝鮮王令重處以伸國法又倣孔明界亭之
事自己認罪請命降黜兵科侯慶遠因朝鮮君臣無鬪志疏
令督臣移咨明問國王中國憫屬國淪沒再勸王師慈出室
外是宜爲君者有枕戈嘗膽之志爲臣者有主憂臣辱之節
庶民有親上死長之義而我之大兵迭出以助聲勢倭雖
其如朝鮮何奈何國主思奔大臣逃竄總兵賣國而泄機密
民望風以降虜即如昨日南原之陷全州之失朝鮮官

不聞何在而且倒戈反向者有之乘機內亂者有之是明甘
心於倭矣今咨該國痛自警省若果山下交勉力圖死守獎
率三軍有進無退中國即當大發兵餉助討賊若自輕社
稷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代爲不戍即當還師境上
自固封疆爾東西南北自在也該國自計歸著之地務吐由
衷後實詳答勿持兩端悞我軍機朝鮮王得咨隨答前後情
節萬非得已誠無甘心爲倭當將金應瑞革秩廢爲卒伍戴
罪自效附報中國因又策勵諸將將所徵一安黃海京畿咸
鏡四道軍兵萬餘人一聽經理提督分付協同天兵分守漢
江諸灘又以漢江上流龍津等處係緊要發遣京畿都體察
使柳成龍巡歷沿江一帶檢察守禦形勢

今按柳成龍作懲倭錄者懲倭錄曰楊根郡守李汝護守

龍津查大受恐賊來襲報余曰賊欲得查總兵柳體察云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恐無此理我等一動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乃宜與此段參考

王亦躬服褰韉追隨戎馬間親出城西閱視軍兵又出城東慰撫守灘將士奔走效力此時賊兵已及於王京安城之境在都城百里內而提督與經理俱在王京曉夜隄防不得不急蓋總督初議以南原忠州爲左右翼而以王京爲家故王京必須堅守王京一不守即朝鮮大事再不可爲而此時守之甚難京東南有慶尚之賊京西南有全羅之賊而我惟陸兵一枝在公州者大敵在前長江在後此兵家大忌而江口既無浮橋亦無大船隻至於王京水路正西則江華西北則平壤之黃州再北則加山安州再西北則義州之鴨綠此皆

王京以上緊要水口倭若進海而北皆可以入賊以一半從陸牽制于南一半由水抄入於北而吾兵反在其中自此條忽而旅順而天津而登萊順風揚帆無不可到倭將久住朝鮮豈不知之况我兵未集彼糧已充彼勢已勝而彼反退遑不進者一則王師大舉先聲奪人一則惟敬就擒嚮導已絕一則朝鮮殘破千里瀟條城無居民行無傳舍一酋行師又步步爲營者誠恐一遠海口急難退步所以八九月來只在全羅道分散搶掠修築營壘掘地成窖將朝鮮人免殺納糧意在久住爲蟠據侵犯之計未敢輕師直入故朝鮮君臣亦得整兵督餉頗有次第朝鮮徵糧于東北諸道供億我師去秋聽用遊擊葉麟樺督府檄文入朝鮮催糧今年二月回糧冊積米豆十六萬八千餘包因患不足重講海運海運自天

津出海由旅順而入朝鮮義州風濤千餘里沿海處々有鉄板沙船觸之立碎戊戌春山東指揮康永年郭建都田浩等皆以糧食花布運船沒於義州海洋若陸運則由義州平壤轉運至廣梁三百里由廣梁至江華府又五六百里總督在濟陽日逐飛檄催浙江川廣各兵及預辦糧草水陸趨運俱赴朝鮮浙江指揮茅明時領兵至遼獻平倭十議總督嘉納之後必用其策一檄諸夷欲傳檄琉球女直等國令或趨釜山一征剿或抵日本攻其必抹是以夷攻夷莫此為便一工間謀行長清正二酋久處疑忌易生令工為間者俾其自相矛盾携心歸國後令毛國科間義弘二酋竟歸一招投順倭奴營中卒是高麗人倭髮其首以斷歸路我又嚴其禁以絕自新即有招順榜示聲息難通莫若臨陣之時每兵齎帶竹簡一方上書

元我華人願歸本國者毋論已削髮未削髮苟言語相通即前有罪犯悉宥不論中有能斬倭或斬將領首級來投者賞銀世爵如例悉拋擲陣前令拾自相猜忌後用此竹簡招回一壯軍威兵聚則強兵分則弱奈何以天朝之援兵為朝鮮分守乎惟當圍據上游臨時策應且令報房傳抄其省調兵幾萬某省招兵幾萬傳播中外以寒其膽今但分而守之我以孤軍支勁敵敵不知我分兵之故遂輕中國為易與矣後分三路亦用此議一教士著朝鮮即佔高麗素稱雄悍茅安寧日久民不知兵而雄心猶昔也我即驅倭過海淨掃釜山不若以南兵為教師一教士十年教百其年之間箕兵即南兵矣何懼關白哉後果用南兵為麗兵總以教練之一更屯練今日為朝鮮調兵明日為朝鮮持餉終久難繼當舉行屯練之法更番互易今年屯者明年

為練今年練久當足食而足兵矣後果舉也一揣倭情我兵者明年為屯于馬山不必峻攻金山惟絕其餉道不致往來僅僅金山所入幾何失利之後決不敢徒步數千里以犯燕京必至操舟東渡我能預戒舟師要絕歸路人情赴家必無鬪志我可盡殲之矣後果從海上收功斬獲無算九月初七日副總兵鮮生恐倭直犯王京分發部下于稷山水源等處防剿而倭已至全義館距王京百五十里城中人戶晝夜驚走殆盡我兵方溪五里迎遇之同參將楊登山遊擊牛伯英頗貴直冲之砍死倭二名落馬因乘勢追趕十里之外殺傷數多後兩哨山谷倭執打旗號擁眾齊出適撫院下干摠李益喬把總劉遇節引兵驟至灰塵大起并力協攻良久賊始大敗退去鮮生見賊眾兵寡乃收兵回共斬首級二十九顆降倭葉春認得落馬者係清正下

倭將葉一枝也此時官兵未集倭目中已無王京而一戰挫其銳氣雖斬獲不多然王京之守自此方固矣十月廿日麻提督遣先鋒副將李如梅等發兵哨探擊殺賊于星州谷城等處倭自星州退谷城又自谷城漸退求禮皆于東南陸續退回又發兵於青山等處攔剿屢捷倭遂遁走堅守老營不敢復出邢經略于十一月方渡鴨綠江時值嚴冬雨雪經旬不止十一月二十九日始抵王京與楊經理麻提督商議動兵一面哨探倭賊動靜或取柞木或築營寨或搶稻搜糧散漫山谷不計其數約大兵分屯三處行長在松島清正在蔚山與歌在拿山通共兵馬十餘萬眾三路又為六起分犯蓋主將與偏將各又一路也邢公向以科臣部覆咨論朝鮮堅其鬪志至是復面諭本國君臣示以天朝救援之恩責

以君臣戰守之義皆感激思奮督發人馬用心剿賊於是兵曹判書李恒福與諸道都巡察使權慄調遣各將屢有斬獲十二月念一日長興府霜山里交鋒斬賊首十顆奪回原槍男婦三十餘名十二月十九日光陽地錢灘交鋒斬賊首四顆十一月念一日寶城郡瓦井里交鋒斬賊一顆十一月初十樂安交鋒斬賊一顆十一月念四寶城大按觀交鋒斬賊一顆又雁峴交鋒斬賊二顆十一月念一晉州代女村交鋒斬賊首九顆同日順天別良里交鋒斬賊二顆十一月十七日興陽縣飛羅谷有賊屯據義兵從事官宋德驥寅夜火攻燒殺殆盡斬賊一顆同日寶城郡廣灘交鋒斬賊一顆又松谷里交鋒斬賊四顆內有倭將首級一顆兼二道水軍統制使李順臣哨探任俊英與順天住札賊交鋒射殺不記其數

仍斬首二十五顆又寶城縣樞子峪地方與賊相及斬賊首二十一顆盡奪被虜男婦賊衆向東退走所報捷音通共八十餘級雖中間零星一二級者多然朝鮮人素畏倭如虎而一旦遽能擊斬士氣漸可振揚又議政府右議政李原翼著令軍將守令等官各以國王免死帖文招出陷賊降倭百姓前後數千餘人以孤賊勢此時宣府大同遼薊延綏保定浙勝諸兵俱已久而陸續至者又有續募浙兵四千因藍芳威未到斬委遊擊葉邦榮署領南京水兵二千二百八十餘名陳雲龍統領福建先調水兵一千五百名都司許國威統領應天先調水兵一千原任參將王元周統狼山水兵一千五百名福日昇統領其續調浙福水兵亦將督發廣東陳璘陸兵五千水兵三千俱在劉綎川兵與廣廣兵俱次年二月先後方到各處兵俱于王京會齊軍門與眾

商議進攻次第以爲行長營在金山清正營在酉生浦如破
金山陸路必由梁山之西北有高山峻嶺止容隻馬路甚險
惡南原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此二處皆咽喉之地倭
俱有勁兵一枝把截濱防其伏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
一帶三處亦咽喉之地加德安骨已有倭船鱗次聞巨濟尚
無兵屯當先據之但我兵一過梁山三浪江倭兵水陸俱扼
險吾後無應援重兵恐不能出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而來
益不可當矣如破清正營陸路自西而東則由東萊機張自
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然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俱有敵
兵險不可進即進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鬚甘
浦長鬚水兵船止四隻極弱非添兵未可輕進又言倭所依
靠水而水戰却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止作奇兵牽

其四顧而陸兵方可出冲突仍一枝屯南原以捍全羅一枝
屯大丘以扼塵尚一枝屯慶羅之中如晉州宜寧等處以爲
中堅然後分向金山機張兩陸路與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方
可計議已定上疏奏報乃將各處兵馬四萬餘人分爲三協
左協副總兵李如梅統領馬步一萬二千六人部將盧得功
遊擊董正誼遊擊茅國器遊擊陳寅南兵遊擊陳大綱川兵中協
中軍副總兵高策領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人部將
祖承訓立功副總兵頗貴宜鎮遊擊李寧大同遊擊李化龍保定遊擊柴登科遊
苑進忠吳惟忠副總兵右協副總兵李芳春鮮生共領馬步
官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人部將牛伯英遊擊方時新守備鄭
印真定王戡把總盧繼忠遊擊楊萬金遊擊陳愚聞其巡
撫標下參將彭友德楊登山大同遊擊擺賽坐營張

維城 以上俱聽臨期調遣東西策應其監軍道監察御史
陳效也又爲總督奏請尚方劔先斬後奏以重事權此時總
督主意令麻貴同楊鎬提督左右二協兵欲自忠州烏嶺向
東安而趨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令中協兵
馬近宜寧一帶東援左右協西扼全羅救援之賊使不暇顧
又于三協中摘發馬兵一千五百人同朝鮮兵合營由天安
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作爲攻取順天等處之狀以牽制
行長又大發牌使平壤一帶預備行糧十二萬聲音續調陸
兵二十萬到其隨行軍門守王京者不過楊廉安本立陳國
寶兵千餘人而已其朝鮮人馬則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兵
兵二千并平安道兵二千貼入左協慶尚道兵馬節度使成
允門兵二千防禦使權應銖兵二百慶州府尹樸毅長兵一

千咸鏡江原道兵二千貼入中協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鄭
起龍兵一千黃海道兵二千防禦使高彥伯兵三百貼入右
協其火器則大將軍砲一千二百四十四粒火箭十一萬八
千支火藥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斤大小鉛子一百七十九
萬六千九百六十七斤皆遼陽分守張登雲運至於三眼銃
鉄鬚箕鉄悶棍火砲火筒團牌佛郎機等器皆倭所深畏者
無一不備其糧餉足供一月皆令中國朝鮮專官催運王京
以北則委郎中董漢儒督催平安黃海等道節度使韓應寅
等將中國所運之餉俱運至王京然後轉運各營國王又分
委大司憲尹承勳專管左協營吏曹參判柳永慶等專管中
協營戶曹分司參議李時發專管右協營觀察使黃慎等管
西路全羅各營進兵之時卽令跟隨催督仍令自備十日烘

炊以備緩急時下王師陸路兵粗備惟水兵缺少總督極以
為憂屢疏揭到部催促閩浙南直水兵皆淹延未至十二月
初天津巡撫萬世德議水兵一萬并馬步標兵六千設立參
遊五員分布旅順登萊應援犄角而朝鮮海口我中國無一
兵况倭素怯者水兵水戰而行長西據逼近水營亦慮我水
兵之截其後也今水兵止三千三百名孤弱難倚總督不得
已令水兵遊擊季金統率仍同朝鮮官李仁前去與水軍節
度使李舜臣合營舜臣水兵亦止二千人又清正東據機張
一島賊巢百餘里而中有朝鮮水兵官李應龍領水兵五百
餘名向伏島中不敢南規清正亦易視之全不為備欺其兵
力弱也總督乃各國王加以鉸手二百名抽真保定長箭手
一百名委南兵把總楊貴鄉導把總于承恩統領與李應龍

暗伏其中俟賊接戰則鳴鼓為疑兵搖亂之賊潰敗揚揚為
正兵夾擊之邢公之計慮是矣其調度則未也既知水戰為
至為水陸夾攻之舉乃區々欲以四萬人制倭死命得乎夫
敵衆必攻今勢分則弱而可圖今清正專力拒我我又舍
其所長又勢捷者乘之遂從水道而來况開山
已大其來甚便水勢未整我師決未可輕動也分布已定乃
于是年十二月初四日大聚官兵登壇祭告天地誓戒官兵
囚宴賞諸將犒賞三軍祭旗時萬砲齊發聲震天地朝鮮臣
民舉手加額曰自生長來所遇兵革未嘗見此威儀也於是
發兵南行經理楊鎬帶領標兵隨營麻總兵調度於東南總
督量留奇兵住守王京催僭兵詢并控制於西北又令朝鮮
王遣李大諫領紬作暗送倭營曉諭麗民有私書送出有內
應外合之心二十七日經理提督與三協將士皆會於慶州哨
探賊巢俱屯聚蔚山而蔚山之南為島山二山不甚高而城

兵種日本傳卷中

五十二

皆依山爲固勢甚險峻中有一江可通金寨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金山麻總兵欲專力攻蔚山恐金山諸賊由彥陽來援卽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統領官軍由彥陽梁山把截適中要害去處又摘令左協董正誼等統兵前赴南原求禮一帶張勢牽制其水路上仍令季金千承恩統南兵同朝鮮水兵由長鬚珍島至雁山島張疑設備又當日先分遣右協盧繼忠率兵二千至西江口屯住以防水路援兵而以左右兩協馬步率議于二十三日進攻蔚山防金山之援者不一而足及且兵力愈分愈弱未免亡羊於多岐矣左協副將李如梅同巡撫標下參將楊登山騎兵先到各挑選輕騎近岸埋伏俟海拒援而令遊擊擺賽以五百騎於是日巳時抵巢誘賊賊縱萬餘徒各披帶鮮明盛甲鉦砲齊發喊聲震地各揮刃迎敵擺賽伴北賊衆

乘勢追趕我兵伏者四起奮勇剿殺在陣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餘顆生擒倭將一員已而右協副總兵李芳春鮮生等由西路馬村齊至掩殺我兵馬步相兼先後俱進勢焰張天烟塵蔽日賊皆望風奔潰半出江邊爭船逃渡覆舟四五隻淪死無數其餘盡歸新修島山城我師至晚收兵列營住札與賊相去二三里當審陣獲披金甲倭將其稱清正見在城內次日進兵倭賊于路連築三塞伴鷗亭城隍堂太和江皆在島山之前樹爲屏障四圍俱塞壘城各多設銃眼倭伏於內麻總兵申嚴號令督率官兵努力向前此日遊擊茅國器統領浙兵因李如梅已得首功不待催督各奮命先登連將三寨打破又斬首六百六十一顆生擒倭四名得獲倭馬器具盛甲刀銃旗幟無算又燒毀寨內舖面及住房萬餘間倉糧

朝鮮通文書卷之二

五、提督獎率三軍進攻島山城寨各軍奮勇直前攻城數
陣不克蓋島山比蔚更高其石城新修堅固我兵一到城下
被賊齊用鳥銃火砲弓矢擗石拒堵我兵多用挨牌布簾木
梯迎遮第山城高險仰攻不能遽上我兵亦有損傷卽行收兵
屯住俟次日相機攻剿次早齊奮力圍攻城上砲石如雨如
此連日攻不得下我兵傷死甚衆諸將謂楊鎬曰此城水道
甚艱糧運難繼我兵第四面圍而守之卽不戰清正可坐縛
也鎬以爲然於是各營兵分屯山下周圍繞密不令透清
正於會中敢強悍嚴厲有謀先聞大兵來卽以降人及疲弱
者置外而悉斂精銳保守山城至是圍困十日十夜汲餉不
敷倭奴至嚙紙充饑飲溺解渴每造飯先食能用礮者而餘

聽其餒死衆心皇皇朝暮不保清正全然不懼惟死守以俟
金營之救至然山下皆爛田我兵無著脚處倭從銃隙用礮
發無不中彈皆碎鐵爲之以藥煮過發之無聲中者立倒有
一彈傷兩人者伏則銃難及起必橫趨方免而伏者又苦泥
沒膝晝夜圍守冰雪裂膚故城不下而死傷我兵數百人倭
瞰我兵意急令人求緩攻約降經理信之疏報云倭將清正
勢逼乞降臣不許之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聞者無不喜躍吳
惟中獨言於鎬曰圍師必缺今山城卒未破恐當缺其一隅
俟逸出伏兵擒之鎬張目舉手向惟忠曰老將軍只要還我
一個活清正惟忠遂不敢復言意鎬必有定見萬全無慮也
惟忠之言似矣然亦未盡機宜大抵三寨旣破後卽宜斂衆
據險畜養精銳以俟南兵會集水陸並舉三路齊攻方爲勝

算今以畏敵之孤旅頓兵堅城下而即欲制敵死命不難矣哉余是時在劉家營一見經理前疏大驚頓足惜哉國事去矣傍云此捷疏何言乃尔余曰鎬既不知兵又不知彼知己則已矣如三軍命何如國事敗何旁者猶哂余言三日而敗績之音至兵圍將十日行長果引來援時逼歲暮行長又慮官兵乘其來救襲破釜營於是大兵原守大營止抽精銳一二千每船不多人惟遍插旗幟蔽江而止時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塘報一至經理慌懼更不打探的實亦不措置遣兵阻截即議初四撤兵已而初三賊兵弥近鎬益無措因不俟及期狼狽先行盧遊擊一千兵左西江口亦不傳知諸將聞經理提督已撤營去紛々連夜亂退賊知援兵到即開門襲擊行緩者盡被殺死賴吳副將茅遊擊兩營南兵斷後倭

追十數里見有兵防後方回而兩協喪失并委棄兵餉器械不可數計是役也謀之經年已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而卒無成功貽笑遠人可慨已那公始謀極為詳慎而卒致此者其失有六委重寄楊鎬其失一收倭利用南兵而三協主將皆北人其失二清正才能勝行長數倍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其失三倭如素怯水戰而木兵無人不皆少俟陳璘等急於進征其失四倭奪開山水路無阻其來援已甚便而遣人防援無一得力竟以此敗其失五王師初出宜令驍騎先之不當全師以博城其失六況官兵雖眾非經練者故不整而易敗少俟兩月即劉綎陳璘兵至矣劉將素熟倭陳將亦慣戰者皆勁兵也朝鮮之役至此六年矣胡為不強忍須臾乎三協兵俱回慶州更慮倭來夾攻復掘河築城為固守計總督得報亦大懊恨然事已無奈只得將各兵撤回王京以圖再舉時有贊畫主事丁應泰上疏劾經理之寡謀將校之糜廩於是楊鎬罷任去諸將俱充為事官行戴罪剿賊師既失利贊畫畏人言之反為此疏且不能深懲樞帥之失而徒歸罪小人區區兵伍問其生死虛實較錢穀多寡亦不揣本而齊末

也。總督深咎是役無功，只因水路上缺兵，且師久，糧價乃益徵募江南水兵，講議海運為持緩之計。二月間，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張榜劉子龍、藍芳威以浙直兵，陳蚤亦領水兵俱先後入朝鮮。鄧子龍本統陸兵，遊擊沈茂募水兵三千，至於舟師，乃以兵屬鄧子龍，而卒與稅監役入激鬪，且謂已不便已領陸兵，未幾交以病辭任。未幾，朝命天津巡撫萬世德為經理，以代楊鎬。或語總督曰：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令諸將因地量力，分任責成，俾人自為戰守，則利害各擔，無所推托矣。總督然其謀，乃以左中右三協分為水陸四路，中路各一主將為提督，中路大將李如梅、東路大將麻貴、西路大將劉綎、水路大將陳璘通，共官兵十萬，眾各守信地，相機行剿。蓋倭奴盤據朝鮮已七年，於茲沿海一帶，千有餘里，分為三窟：蔚山為東路，清正據之，順天為

西路，行長據之，望津、四川為中路，石曼子據之。石曼子，隆州人，摠稱其主將義也。三路巢穴皆阻海為固，進可長驅，退可還固，故此三處築寨特完固，寨傍必置倉廩，寨左右皆有羽翼，畜積歸於大寨，而重兵屯劄，必在險阻近地。寨後倭艘往來不絕，俱泊海岸，故總督於三路外，加以水兵一路，以當海口，亦懲島山之失也。四路分派已定，軍門題請遵行，乃於三月間擇日，號集諸將俱在王京，歃血誓神約日，並進倘值事機，不妨互為應援。然中路李如梅當楊鎬未去時，已請發官銀回遼東買馬，及兄如松與虜戰歿，如梅即代為遼東總兵，而中路主將無人，乃以董一元代之。時楊經理既去，萬經理未來，而四提督各統所部，厲兵分頭防剿，並遵軍門號令，俱於九月二十日進攻。

麻貴任東路率所部頗貴牛伯英等駐劄溫井與蔚島清正相對麻提督鑒前失惟深溝高壘堅壁不出然亦素遣使入倭營為緩兵計九月間貴自選精銳數千乘夜冷卒啣救出溫井直抵蔚山寨奮力襲擊斬獲首級數十自此倭奴堅守山城不復敢出

劉綎任西路統率所部居水源地方攻順天寨倭築寨近大海中劉兵不能達乃謀襲惟敬故智欲誘行長出會擒之因遣間使吳宗道等入倭營告行長曰先鋒昔年曾以請封與中國盟誓本出誠心特緣清正狡謀惑亂關白致有今日我天兵遠來其國爾眾亦渡海間關今兩下師老財匱終非久計今提督欲親會通好仍結前盟以逐夙願行長初猶未信後通事累次往綎皆單騎俟於中道以示不疑行長覘知

因信諾八月一日相與約定行長將出赴會而綎部中一倭千總密洩其謀行長大驚起中道遁去綎計不就遂率兵進攻失利回監軍王士琦聞報怒綎不用力傳令縛綎坐營綎懼不敢歸乃督諸將奮勇還戰遂大勝倭斬獲頗眾倭敗入釜營不敢復出

董一元任中路統率所部居尚州中路倭將薩摩州義弘素號狡悍而望津之寨尤為天險北倚晉江晉州江也東築永春西築昆陽三寨鼎立為犄角皆峙于新寨之前新寨三面環海一面通陸石曼子義弘居之外有石城本柵數重引海為濠海艘泊於寨下者常數千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而中造東陽倉積糧萬計屯重兵於舊泗川城以守之自望津至新寨四十餘里聯築八寨步步為營勢甚猖獗每迭出搶掠于

陝川宜寧咸陽高靈之間中路遊擊茅國器初分得全州自請救經略謂中路義弘極狡黠請身當之經略壯其言乃復增與兵改守星州此時董一元奏回宣府選募家丁未至星州三面受敵勢極孤懸國器率浙步兵三千與遊擊盧得功馬兵三千守之倭奴日出犯搶雖有斬獲以董提督未至不敢深入四月間國器令姪指揮茅明時作為諭倭檄文又令謀士史世用舉平秀吉十惡大罪遺倭將以離其心而携其黨至八月董一元方至尚州始議大舉乃進駐高靈晉州州前有大江江之南即為望洋望洋之南皆賊巢也倭據望洋臨江固守勢弥天險我兵相持月餘茅遊擊謂提督曰細看倭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望洋其首也碎其首餘如破竹矣但晉江不能飛渡當以計取之董是其言然未得

間一日茅兵出哨忽一麗婦從倭營出問其由婦出一紙內書云此婦將度異域矣吾甚憐之拍背以贖放還故土天朝兵將當憐其窮困勿加殺害則救蟻之德也尾云知吾姓者令公之後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理心書我兵引婦來見茅遊擊見書猶未解標下贊畫諸葛鏞解之曰贖婦姓名必郭國安也茅默然入語參謀史世用武進人福建軍門客至邢經略三月間發下茅營聞之躍然曰郭國安某先在日本時與有舊約報效中國今在倭營即可得聞矣因別遣麗倭三庶往探方知義弘尚在泗川老營惟國安在望津營乃復令三庶持世用書入倭營見國安因約以九月二十日伏火於倭營屯糧處俟我兵稍渡發火焚糧草為內應至日茅整兵欲渡江倭衆出營臨江堵截忽望津寨中火勢焰天倭大驚奔

救我兵乘勢畢渡追殺斬獲立破望津大寨二座樓房及倭房二千餘間盡行燒毀倭衆膽落棄城退守泗川舊寨是日申時提督遂分遣官兵東襲破永春寨厥亦盡焚燒二十一日五更西破昆陽月下交戰倭退奔我兵追斬寨厥盡付燬燼三營既破我得駐兵於江南矣二十八日夜半發兵進襲泗川李寧以大同驍將恃勇背衆先入失道反爲倭乘之被倭亂砍死及明我兵大衆至倭方四散槍刃禾稻見我兵皆棄禾奔散城內尚有數千倭倉皇出戰我兵衝擊斬級幾百盧得功驍勇將以騎兵衝陣被鳥銃陣亡賴步兵力戰倭始棄城敗奔新寨官兵遂燒東陽倉之糧二日二夜煙焰不息倭不敢出救我兵不旬日屢戰屢克軍威大振至二十九日共議進兵取新寨卽義弘所居沿海之太營也茅國器曰我雖

連破數寨而擒斬不多倭盡併歸大營守必竭力攻之未必能下而各寨救且至非全策也不若先攻固城新寨之倭銳氣方挫未敢來救而固城城小倭寡易破固城一下新寨援絕然後相機而進似爲全策董師徃望津等寨之易破便以輕敵乃云本鎮看新寨倭亦無幾何固城易與耳先攻新寨如疾雷不及掩耳此寨破固城不戰自潰矣遊擊彭信古素輕敵寡謀乃言某親至彼探視城中烟火不多可取遂決意發兵十月初一日茅國器華邦榮彭信古步兵三營直抵寨下攻打其郝王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四營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營於是茅葉二將自卯力攻至巳用大將軍木楨已打破大門一扇城堞數處而彭兵皆京城亡賴素不習戰亦不善火器忽木楨破藥發衝起半天

俱黑各兵一時自驚亂倭因乘隙從前小門殺出直冲彭兵
皆潰走郝師馬騎兵方環城而射一見兵潰各望風遁走茅
葉兩營殊死鬪然已在重圍中眾寡不敵殺傷甚眾藍芳威
駐兵十里外斷後亦走董師不能約止各兵遂大潰隨崖落
窞不可勝紀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茅兵亦損六七百茅營
中軍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及抵望津茅遊擊謂望津天
險得之不易若棄去復為倭據前功盡棄矣因會集諸將收
散兵欲復守望津請命董師董師曰此地亦孤立倘固城倭
併力來攻何以禦之惟應暫還星州圖再舉耳各將遂不敢
留盡日奔回此時忍餒扶傷天寒日暮晝伏夜行盤桓萬山
中奔走一二百里哭聲震野接頌道路者又數百人直抵陝
川方得少息倭以糧餉被燒亦不敢遠追蔚島新寨之役我
師皆先勝而後敗

者先取後堅又視堅為累也倭兵皆轉敗而為功者以勝驕
我又俟隙而動也況主將不閑將畧南北兵混無紀律以連
朝不進暇食之卒當久據飽逸之倭能無敗乎當是時既焚
倭糧即駐眾泗川約會三路共力進剿庶幾有得無失倭不
難平矣今不量不慮陳璘任水路提督率其原帶陸兵五千
水兵三千專管海上防倭而副總兵陳奎劄子龍遊擊馬文
煥季金張良相等皆屬之共兵一萬三千餘名戰艦數百艘
皆列於朝鮮忠清全慶道各海口互為聲援晝夜巡警燈火
相望先時倭兵渡海出沒並無攔阻至是捕盜船於海面上
往來不絕倭始懼自夏歷秋倭艇不敢橫行提督為諸將曰
吾等專事水路倭今盤據山城勇力何施要當畜養威銳俟
便要擊之耳於是分散各兵停泊加德巨濟鼓金諸島忠清
道有九龍島者水族靈怪著聞浙水營中軍方日新統浙兵
三千自義州卸裝將赴鼓金島鄧子龍所九月念九日至島

夜發定更欽驚動水族海颶頓起波濤播蕩下觸鉄板沙二
更樓船首尾俱烈墮止存中倉急呼小舟接登岸方始下船
軍伴五六人齊上一時覆沒去岸止尋丈矣日新紹興衛指揮使也雖武弁負礪才流教善琴書詞賦且婉妾有致與人交多信義時論稱之始與沈遼擊督兵至天津後屬鄧子龍又奉命督勿輓舟赴旅順及難聞者無不痛惜其平時誦詩至水深波浪黑毋使蛟龍得之句便法然作楚蓋其數分定或有宿業難免此十月萬經理始至王京世德山西人意氣頗能任事撫天津時人樂從之及至朝鮮以成畫粗定不能別為更張又見倭築寨固守非且夕可平乃欲設策用間以離其黨而攻其隙故自已修一檄文令人持論倭將中間深明關白不道各島民無罪何苦八年於外萬里捐軀本院愍恤為約三章及施操戈歸殺關白推擇酋長統領海邦保全人民傳襲子嗣策之上也明議順逆解甲來降策之中也釋構罷兵各

全性命策之下也各路倭將見經理檄文頗亦感動未幾人傳秀吉已死其子金哥年幼國中潛謀篡奪三路倭將皆有歸意但無所稟命未敢先發茅國器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而擄也我聞得入賊必難留然後乘此要擊可大得志於倭彼必不敢再犯朝鮮矣議定約會各路劉綎亦遣人諭行長中路使督陣茅國科持撫臺檄資金帛見義弘動以大義論以利害郭國安從傍贊之義弘許諾國安私謂國科曰國有大故勢當疾歸所持者金山數月糧耳不若密遣人一炬焚之已而倭眾乏糧歸心益迫清正無糧令人見義弘叩借義弘曰吾糧亦盡矣奈何往叩各營皆然始相約撤兵清正因人心三變動即日先撤蔚島之兵次石曼撤泗川次行長撤順天俱陸續渡海毛國科問許儀俊密報中路倭兵於十六

日行李上船於是我兵各為準備陳璘在海上聞此消息喜
曰吾等擊倭收功此其時矣即令鄧子龍協同朝鮮李統制
引千餘水兵駕三巨艦為前鋒破浪直攻南海正遇倭船無
數渡海子龍欲奪頭功親率家丁皆江人二百餘齊上高麗船
衝鋒奮擊殺賊無數不期後船用火器失手反打鄧船蓬檣
俱著我兵竄伏在一邊被倭乘勢登舟將鄧副將及家丁皆
砍死李統制見鄧將有失奮勇前救亦及於難幸第三船把
總沈理努力而前火器齊發當陣斬獲真倭一百二十餘級
而陳蚤季金等隨後邀擊倭本不慣水戰况無閩志當日艘
被燒沈燔同亦壁有棄船復逃上崖者被我陸兵追剿直逼
海口兩路夾攻殺溺死者不下萬餘各路斬獲共千餘級陳
蚤中軍陶明宰亦死于陣劉綎所當者行長也是日行長未

行亦乘機邀截中路之倭俱有斬獲於是義弘行長將毛國
科八人及綎所差劉天爵等皆留在船護送渡海方得還國
而亡失已甚多矣中路官兵奪下糧二千五百石馬三百匹
及倭器刀屏不可數計斬級亦三十二顆皆又乘勢分擊金
海固城倭皆一時宵遁是役也設非天奪其魄用間出奇力
攻血戰豈且夕所能奏績統論四路自晉江渡而望津破中
路之首功也火糧儲而人血戰中路之次功也八寨平而一
倭不留中路之全功也海上之捷則陳璘功為最至是三路
二十一寨之倭悉已蕩平董一元入新寨見大寨凡四層倭
房數千間石城外又為本城三層極其牢密寨內器用床几
屏風一色泥金最為精巧又有違制金絲鸞駕金絲掌扇此
物非倭將携來恐是
朝鮮王京所掠者炳耀奪目董令悉焚之望海固城一寨

房厥亦在烈燭此戊戌十一月事也倭酋歸國朝鮮復安通
國君臣頂戴天朝歡若更生矣總督經理部署諸將各引兵
還朝講善後之策各營兵馬盡撤至星州以丁應泰疏勸存
故實數先令給事徐觀瀾勸之畢四提督俱回復令李承勳
統所留兵杜潛監其軍暫駐王京防守劉綎因播事動先促
歸茅國器陳蚤尚留金山水兵留張良相等張榜留巨濟因
徐勣不伏復差刑科給事中楊應文在義州再勸唱名逐一
髮別二十七年四月念六日也九月方得起行二十八年正
月兵方入關願散者沿途散去臺兵復歸邊管召募者復還
各鎮漸兵歸者多收入羅木營刑公晉爵南大司馬萬經理
任王京善後未回大司農計度支自二十五年邢經略出關
至二十八年歸凡用餉銀八百餘萬兩火藥器械馬死不與

焉

今按秀吉已死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
從一位豐臣秀吉薨於伏見城年六十三遺言曰我卽世
則先姑秘之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速赴玠紫使朝鮮在陣
諸將悉歸本朝退兵而可也葬于阿弥陀峯榜廟曰豐國
大明神戊戌慶長三年也

附錄

識書云西方女子琵琶仙皎々衣裳色正鮮此時渾跡居朝
市闖亂明臣幾百千按女在西方倭也闖亂皎々卽關白
也又寓朝鮮二字闖亂明臣今已應矣
沈惟敬于二十七年九月念四日取決陳澹如入定府爲奴
監軍監察御史陳效歿于王事該總督尚書邢題追贈光祿

寺少卿廢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仍立廟朝鮮祀之

死事官疏中多有遺失如方日新與鄧子龍死難相共僅二十日而邢公正疏遺之後始得聞乃入善後疏云浙水兵官中軍方日新航海征倭死事堪憐查與康永年事例相同所當襲一級以慰忠魂者也然聞死事遺不叙者大小尚有

七十二員

壬辰倭陷王京官眷南轅宦族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衆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自號玉峯主人與許妹翰墨交甚密今存其四首贈郎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吹春紅欲瘦臨粧鏡試寫纖令却月眉白適虛簷殘溜而纖令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簾秋思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攏

泪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七夕無窮會合豈秋思不

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一年期許妹

狀元許筠妹也七歲能詩國號女神童適進士全誠立壬辰

誠立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存

其四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童鞭白虎

碧城邀取小第君又水屋珠扉鎖一春落花烟露滿綸巾東

皇近日無巡幸間殺瑤池五色麟又青花紅堂閉寂寥觀眠

丹竈夜迢々仙翁曉起嗅明月微隔海霞聞洞簫六葉羅

裙色曳烟阮郎相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

萬年宮詞二首絳羅袂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

泥書勅字內官分送五侯家絲羅帷幄紫羅茵香射霏微

暗襲八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新

台此 乎 人蘇八被擄在飛蘭島萬曆十八年關白怒薩摩
君調飛蘭島主領倭一千征之蘇八隨征至金栢州海島親
見關白左頰上有黑痣數點面似犬形約年六十餘止一子
方三歲薩摩不征自服又云關白乃民間僕本名方白古登
在銀山大頭目世子四也屯部下隨征有功悅之賜姓木下
賜名十吉次郎諂事其主累出必捷遂以爲大將軍兼相事
更賜姓羽柴名筑前因見四也屯年老糾頭領十八人殺之
逐其子而自立仍佔銀山地方萬曆十六七年間藉故主餘
威兼併諸國然非盡戰勝皆虛聲恐喝黃金詭間得之

